

臣門

群書集事淵海

十四之十五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四



臣門

忠勇

臨敵忘身勇於戰者

李當戶擊媯不遜史記

李當戶前將軍廣之子也漢景帝時為郎天子與韓媯戲媯少不遜當戶擊媯媯走於是天子以為勇

許褚心動 錄書

許褚有勇力漢獻帝末丞相曹操拜都尉引入宿衛時徐他等謀為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



今桂陽王休範事起康棄縣還都就高帝會事丁巳平除員外郎  
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微行至領軍府帝左右人曰一府  
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一處作適待明日夜康與高  
帝所養健兒盧荒向黑於門間聽得其語明曰王敬則將帝首  
至扣府門康謂是變與荒黑拔白刃欲出仍隨高帝入宮高帝  
鎮東府除武陵王中兵寧朔將軍帶蘭陵太守常衛左右

洛兒奉帝 北史

王洛兒魏明元在東宮以善騎射給事帳下謹愿未嘗有過明  
元嘗獵于灤南冰陷沒馬洛兒投水奉明元出始將凍死帝解  
衣賜之自是恩寵日隆明元即位拜散騎常侍以爵新息公

陳建以身捍賊 北史

陳建魏太武時以善騎射擢為三郎遷下大夫內行長太武帝

討山胡白龍輕之單將騎數十每自登山白龍伏壯士出不意  
帝墜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捍賊奮擊殺敵人破十餘倉帝壯之  
賜別戶二十出為幽州刺史毀秦郡公

拓拔齊以身蔽帝 北史

河間公齊後魏烈帝之玄孫也小雄傑魁岸太武征赫連昌太  
武馬蹶賊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力戰賊乃退帝得上馬是日  
微齊帝幾至危殆帝以微服入其城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  
帝入城內既覺諸門悉閉帝及齊等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  
之槩上帝乘而上因此得拔於齊有力焉賜爵浮陽侯

王雅奮擊 北史

王雅字度容魏明帝初除汾州刺史少沈毅本訥寡言有膽勇  
善騎射周文聞其名召入軍以功賜爵居庸縣子從禽嘗奉於

潼關沙苑之戰雅謂所部曰彼軍殆有百萬今我不滿萬人常  
理論之實難與敵但相公神武以順討逆豈計衆寡大丈夫不  
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為乃擐甲出戰所向披靡周文壯之又從  
戰芒山時大軍失利諸將皆退雅獨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  
競進雅左右奮擊斬九級敵衆稍退雅乃還周文歎曰王雅舉  
身悉是膽也

崔巨倫節義 北史

崔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魏明帝時叔  
楷為殷州巨倫仍為長史北道別將在州陷賊歛恤存亡為賊  
所義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為黃門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  
會集官寮令巨倫贈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  
便呀欲死牛復喘吐舌以此自晦獲免結死十夜中南走逢賊

俱恐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死一尺便欺賊曰吾受救  
而行賊執火觀救火未然巨倫手刃賊十餘人賊乃四潰得馬  
數匹夜陰失道唯看佛塔戶而行到洛陽持節別將北討初楷  
喪之始巨倫收殯倉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改殯并竊家口  
以歸莊帝即位除東濮陽太守

李崇挺刃 北史

李崇隋文帝時為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之奚霫契丹等  
懼其威略爭來內附後突厥大為侵掠崇率步騎三千拒之轉  
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于沙城突厥圍之死亡略盡突厥降  
之謂曰降者封為特勒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吾喪師徒罪當  
萬死今効命以謝國家看吾死且可降賊方便散走還見至尊  
道此意也乃挺刃突賊復殺二人沒於陣

須陁戰死 北史

須陁性剛烈有勇略隋煬帝大業中為齊郡督務累至黜陟討捕大使將兵拒東郡賊翟讓之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遂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密先伏數千人邀擊之須陁敗被圍潰輒出左右不能盡出復入救之往來數四衆皆敗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

敬君弘 唐書

敬君弘高祖時累功歷驃騎將軍封黔昌侯以屯營兵守之武門隱太子之死左右解散其車騎將軍馮立者有才武歎曰生賴其寵死不共難我無以見士大夫乃與巢王親將謝叔方率兵攻玄武門殊死鬪君弘挺身出或曰事未可判當按兵

成列而鬪可也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呼而進皆戰沒立願其下曰足以報太子矣遂解兵走君弘等敗秦府兵不振尉遲敬德擲巢王首示叔方叔方下馬慟亦出奔明日自歸太宗曰義士也

崔光遠 唐書

崔光遠玄宗時為京兆少尹及帝西狩詔留光遠為京兆尹西京留守採訪使乘輿已出都人亂火左藏大盈庫爭輦財珍至乘驢入宮殿者光遠乃募官攝府縣誰何宮闕斬十數人乃定因偽使其子東見祿山而祿山先署張休為京兆尹由是追休授光遠故官俄而同羅背賊以廐馬二千出奔賊將孫孝哲安神威招之不得神威憂死官吏驚走獄囚皆逸光遠以為賊所走命人守神威孝哲等弟斬曳落河二人孝哲馳白祿山光遠懼

與長安令蘇震出開遠門使人奔呼曰尹巡門閉兵具器仗迎  
謁至皆斬之募得百餘人遂趨靈武肅宗嘉之擢拜御史大夫  
復為京兆尹遣到渭北募僑民會賊黨剽涇陽休祠房推牛呼  
飲光遠刺知之率兵夜趨其所使百騎鼓滿徂其前命驍士合  
譟賊醉不能師斬其徒二千得馬千馱浮一酋長以獻自是賊  
常避其鋒

張巡破賊 唐書

張巡唐玄宗開元末更調真源令天寶末與反賊令狐潮每戰  
輒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  
平陷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  
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板衆保寧陵馬莪三百兵  
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閏等合乃遣將雷萬春南  
濟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于汴水為  
不流朝宗夜去

李光弼克捷 唐書

李光弼肅宗時為天下兵馬副元帥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夜  
入其軍且謂賊方闕洛當扼虎牢帥師東出河上檄召兵馬使  
張用濟用濟憚光弼嚴教諸將逗留其兵用濟單騎入謁光弼  
斬之以辛京果代復追都將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至會滑汴  
節度使許叔冀戰不利降賊史思明乘勝面嚮光弼敦陣徐行  
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誑之以計然洛無  
見糧危偏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  
弼曰兩軍相敵及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  
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路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

而此獲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陟不能答判官韋嶺曰東都乃帝宅公當守之光弼曰汜水崞嶺盡為賊蹊子能盡守乎遂檄河南縱官吏避賊關無留人督軍取戰守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發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甲夜士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纔十日糧與卒伍均少棄甘賊憚光弼未敢犯宮闕頓白馬祠治塹溝築月城以守賊攻光弼與戰中潭而破逆黨斬千級溺死者甚衆生執五千人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月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棄之抱玉許諾即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歛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賊賊忿無心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賊帥周勣引部眾自將左

中潭樹壁掘塹擊捨南城攻中潭光弼遣荔非元禮戰羊馬賊大潰摯收兵復振興安太清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斂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踟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召諸將曰彼彊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為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兵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安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既而馮堞望廷玉軍不能前趨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卻也乃命易它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復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卻者光弼召援矛者賜絹五百匹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



敗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馬二千軍資器械以億計禽周執事  
徐璜玉李秦珍惟太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  
俘示之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始光弼將戰內刀于鞞曰戰  
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  
是面向拜舞三軍感動太清襲懷州守之

李晟白表

唐書

李晟字良器宗時為申策乞降於是朔方李懷光方軍咸陽  
不欲是當一面請與晟合有詔中乃引邊陳濤討與懷光  
壘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  
曰將務待重賞宜自表暴為賊餌晟曰昔在涇原十頗相畏  
伏以今日之憂一也

守唐書

澤城德宗時賊入京畿滑北節度使朱泚之將賊譙門晨至日  
中不解或以出軍至城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  
石四集如雨晝二夜不息凡決日擊墜圍城城中死者可藉人心  
危惴或夜縋山以撥疏本供御帝與賊相泣此方據乾陵下瞰城  
翠翟紅袍左右人趨走宴賜拜舞又縱慢辭戲斥天子以為  
勝在景刻使此賊馳貴大臣不識天命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  
輪濡漚及革日之周布水囊為郭指賊東北構不慮蒙第固置  
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賜賊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  
暑衣以授因曰快與公訣矣令馬承倩往有急可奏城俯伏嗚  
咽帝撫而遣之賊前與防城使侯仲莊搗雲梁所道掘大隧積  
馬矢及薪然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

餒甲弊兵監城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憂不支群臣號天以  
禱城中矢自拒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焚賊  
皆死舉城歡譟是日詔授賊二子官乃第賞將校泚攻城益急  
會李懷光奔賊乃去

賈隱林死戰 唐書

賈隱林為永平兵馬使當入衛屬朱泚難率眾扈行在唐德宗  
見隱林偉其貌問家世答曰故范陽節度副使循臣從父也循  
應穎果鄉為賊所殺帝異之引至臥內以手板畫地陳攻守計  
即奏曰臣嘗燕日墜以首承之帝曰非朕邪因令糾察行存遷  
檢校右散騎常侍封武威郡王賊圍急隱林與侯仲莊冒矢石  
死戰已而解從臣稱慶隱林流涕前曰泚已奔群臣大慶宗社  
無疆之休然陛下負性急不能容俺若不慘雖今賊亡憂未艾

也帝不以為忤

李嗣源挾將 五代史

梁晋相拒于栢鄉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為兩陣旗幟鎧仗皆如  
馬色晋兵望之皆懼晋王存勗舉鍾以飲李嗣源曰仰望梁家  
赤白馬懼乎雖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爾翌日歸五廐也  
大喜曰卿當以氣吞之因引鍾飲醢奮禍馳騎犯其白馬挾二  
裨將而還梁兵敗以功拜代州刺史

胡土門襲賊 金史

陀滿胡土門字子秀策論進士也累官翰林待制宣宗時遷知  
中山府三年改知臨洮府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叛賊蘭州程陳  
僧等誘夏人入寇圍臨洮凡半月城中兵數千而粟且不支眾  
皆危之胡土門日為開諭逆順禍福皆自奮因捕其黨欲為內

應者二十人斬之擲首城外賊四面來攻乃夜出襲賊壘夏兵大亂金軍乘之遂大捷夏人遁去

烏古論奮戰 金史

烏古論長壽宣宗興定初遷遠軍節度使夏人攻定西是時弟世顯已降夏人夏人執世顯至定西城下謂長壽曰若不速降即殺汝弟長壽不顧奮戰夏兵退加榮祿大夫賜金二十五兩重幣三端世顯既降二子公政重壽當緣坐宣宗嘉長壽守定西功釋公政兄弟有司廩給之

李萬超拔矢 宋史

李萬超幼孤貧負販以養母晉高祖起并門萬超應募隸軍籍戰累捷稍遷軍校從李守貞討楊光遠於青州奮勇先登飛石中其腦氣不屬者久之後晉齊王開運中從杜重威拒契丹於陽

城流矢貫手萬超拔矢復戰神色自若以功遷肅銳指揮使契丹入中原時萬超以本部屯潞州主帥張從恩將棄城歸契丹會前驍衛將軍王守恩服喪私第從恩即委以後事遁去及契丹使至專領郡務守恩遂無所預萬超奮然謂其部下曰我輩垂餌虎口苟延旦夕之命令欲殺使保其城非止逃生亦足建勲業汝曹能乎衆皆躍然喜曰敢不唯命遂率所部大譟入府署殺其使推守恩為帥列狀以聞漢祖從其請仍命史弘肇統兵先度河至潞見萬超語之曰得復此州公之力也吾欲殺守恩以公為帥可乎萬超對曰殺契丹使以推守恩蓋為社稷計爾今若賊害於天自取其利非宿心也弘肇大奇之表為先鋒馬步軍都指揮使

蘇緘破賊 宋史

蘇緘字宣甫仁宗時舉進士累遷祕書丞知英州儂智高圍廣  
緘曰廣吾都府也且去州近今城危在旦暮而不往救非義也  
即募士數千人委印於提點刑獄鮑軻夜行赴難去廣二十里  
止營廣人黃師宓陷賊中為之謀主緘擒斬其父群不逞並緣  
為盜復捕殺六十餘人招其誣誤者六千八百人使復業賊勢  
沮將解去緘分兵先扼其歸路布槎木亘四十里賊至不得前  
乃遠出數舍渡江由連賀而西緘與賊戰摧傷甚眾盡得其所  
畧物時諸將皆罷獨緘有功仁宗喜換為供備庫副使

李綱奮敵 宋史

李綱字伯紀徽宗時進士第為監察御史累至親征行營使率  
諸將旦出封丘門與金人戰慕天坡以神臂弓射金人却之姚  
平仲竟以襲敵營不克懼誅亡去金使來宰相李邦彥語之曰

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以蔡懋代之太學生陳  
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  
恚不得報至殺傷內侍帝亟召綱綱入見泣拜請死帝亦泣命  
綱復為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始金人犯城者蔡懋禁  
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至是綱下令能殺敵者厚賞眾無不  
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

种師中奮身戰死 宋史

种師中字端孺世衡之孫也徽宗時奉寧軍承宣使為金人所  
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去太原百里而古灝失期不至兵饑甚  
敵知之悉眾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  
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兵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  
所留者纔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斷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

名將諸軍自是氣奪劉韜言師中聞命即行奮不顧身雖古忠臣不過也請加優贈以勸死國者詔贈少師謚曰莊愍

劉晏敗賊戰死立廟 宋史

劉晏字平甫入遼舉進士為尚書郎徽宗宣和四年帥眾數百來歸授通直郎金人犯京師以晏總遼東兵號赤心隊高宗建炎初從劉正彥擊淮西賊丁進進黨頗眾晏所提赤心騎才八百乃為五色旗使騎兵持之循山而出一色盡則以一色易之賊見官軍累日不絕顏色各異遂不戰而降遷朝散郎劉正彥反晏謂其部曲曰吾豈從逆黨者耶以眾歸韓世忠世忠遣正彥及苗傅于浦城以晏騎六百為疑兵于浦山之陽賊大駭晏以所部力戰正彥既擒世忠上其功遷一官金人犯建康杜充兵潰世忠退保江陰晏領赤心百五十騎屯青龍群寇犯常州

郡守請晏為援晏以精銳七千人出奇破之進直龍圖閣保馬跡山以捍寇寇再至晏選舟師迎戰降其眾千五百人郡人為晏立生祠戚方圍宣城急命晏往援晏至城下未立營壘出不意直擣方帳下方大驚卻走晏欲生致方單騎追之方率其眾迎戰晏不能敵猶手殺數十人為賊所害事聞贈龍圖閣待制官其子四人於死所立廟曰義烈歲時祀之

呂圓遯起戰死 宋史

呂圓嘗為僧後以良家子應募捍欽定靖康中金人瀋澗間李彥仙保三峯圓登歸之功最多為愛將城垂破以兵來援身重創持彥仙泣曰圍久不知公安否令得見公且死無恨創甚方則聞城陷遽起戰死

李政死敵 宋史

李政為雲騎第六指揮在京東立戰功補官授河北將官冀州  
駐劄欽宗靖康二年知州權邦彥以兵赴元帥府勤王金兵來  
攻政守禦有法紀律嚴明軍民皆不敢犯金屢攻城政皆却之  
夜擣其砦所得財物盡散士卒無纖豪入私家號令明賞罰信  
由是人皆用命俄攻城甚急有登城者政呼曰事急矣有能躍  
火而過者有重賞於是十數人皆以濕氈裹身持仗躍火而  
過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政大喜皆厚賞之未  
幾政死城遂陷

愈泉勝敵 宋史

仇愈高宗時為沿海制置使金人出入近境愈求援于宣撫司  
不報又遣其子自間道赴朝廷告急雖旌其子以官而援卒不  
至帝方下詔親征而詔亦不至淮甸喧言將棄兩淮為保江計

愈錄詔語揭之郡縣讀者至流涕咸思自奮又募廬壽兵得數  
百益鄉兵二千出奇直抵壽春城下敵三戰皆北卻走度淮其  
後劉麟復增兵來寇愈復壽春俘馘甚眾獲旗械數千焚糧船  
百餘艘降渤海首領二人麟復以步騎數千至合肥諜言兀朮  
為之殺人怖駭不知所為會京西制置使遣牛臯統兵適至  
愈顧左右曰召牛觀察來擊賊臯既至以忠義撼之臯素勇甚  
以二千餘騎馳出短兵相接所向披靡敵稍懼散而復集者三  
其副徐慶忽墜馬敵競赴之臯掖以上手刺數人因免胄大呼  
曰我牛臯也嘗四敗兀朮可來決死寇畏其名遂自潰

鄭振殺賊立廟 宋史

鄭振字亨叔高宗建炎中盜楊勅起邑令檄振糾集民兵以禦  
之振力戰賊眾披靡一夕遁去紹興十三年群盜曾少龍周老

龍何白旗陳大刀衆至數萬帥司收振行盜素聞振名不戰自  
屈十六年盜詹鐵义者入振并里振帥衆拒之殺數十人遂遇  
害廟食里中

李光戒家人無落賊手宋史

李光字泰發高宗建炎三年守宣州劇盜戚方破寧國縣抵城  
下分兵四擊光募勇敢劫之賊驚擾自相屠蹂朝廷遣統制官  
巨師古劉晏兼程來援賊急攻朝宗門纜竹木為浮梁以濟須  
臾軍傅城列砲具立石對樓光命編竹若簾揭之砲至即反墜  
不能傷取檉木為撞竿倚女牆以禦對樓賊引却劉晏率赤心  
隊直擣其砦賊陽退晏追之伏發遇害師古以中軍大破賊賊  
遁去初戚方圍宣與其副並馬巡城指畫攻具光以書傳矢射  
其副馬前言戚方窮寇天誅必加汝為將家子何至附賊二人

相疑攻稍緩始得為備而援師至六嘗真匕首枕匣中與家人  
約曰城不可必保若使人取匕首我必死汝輩宜自殺無落賊  
手

陳敏立功閩廣宋史

陳敏字元功父皓有才武高宗建炎末以破贛賊李仁功補官  
至承信郎敏身長六尺餘精騎射績官至忠靖郎以楊存中薦  
擢閩門祇候時閩地多寇敏司兵往戍率不習水土至是始募  
三千兵置左翼軍以敏為統制漳州駐劄敏按諸郡要害凡十  
有三處悉分兵扼之盜發輒獲贛州齊述據城叛嘯聚數萬將  
棄城南寇敏聞之曰贛兵精勁善走嶮若朝廷發兵未至萬下  
奔衝江湖閩廣騷動矣不俟命領所部馳七日徑抵贛圍其城  
踰月朝廷命李耕以諸路兵至破之累功授右武大夫封武功

縣男領興州刺史召赴闕高宗見其狀貌魁岸除破敵軍統制

畢再遇受降 宋史

畢再遇字德卿以恩補官隸侍衛軍司寧宗時遣再遇與統制陳孝慶取泗州再遇請選新刺敢死軍為前鋒郭倪以八十七人付之招撫司尅日進兵金人聞之閉權場塞城門為備再遇曰敵已知吾濟師之日矣兵以奇勝當先一日出其不意孝慶從之再遇饗士卒激以忠義進兵薄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於石匣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陡山徑趨東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金人大潰守城者開北門遁西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大宋畢將軍在此爾等中原遺民也可速降旋有淮平知縣緇熾而下乞降於是兩城皆定郭倪來饗士出御寶刺史牙牌授再遇辭曰國家河南八十有

一州今不泗兩城即得一刺史繼此何以貴之

孟宗政破敵 宋史

孟宗政字德夫父林從岳飛至時州因家焉宗政自幼豪偉有膽畧嘗出沒疆場聞寧宗開禧二年金將完顏董兒襄郢宗政率義士據險遊擊奪其輜重宣撫使吳玠奇之補承節都棗陽令京西路分趙方吳柔勝皆薦其才轉兼義郎京西鈐轄駐劄襄陽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棗陽方檄宗政節制神勁報捷忠義三軍宗政與統制扈再興陳祥分為三軍設覆三所喋血以戰金兵敗走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時移帥京西聞捷大喜差權棗陽軍初眠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十一年金帥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再興



今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  
忿甚周城開濠四面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絢鈴自警鈴響則  
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  
方力拒隨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  
人奔潰賜金帶轉武德郎十二年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  
宗政囊擁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潴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  
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  
鑿銀礦石工晝夜增城運茅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  
樓掘深坑防地道剗戰棚防城損穿穿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  
鞴以熏之金人窒以濕氈析路以剗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  
新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  
丈築偃月城袤百餘尺翼傳正城深坑倍仞躬督役五日成金

人摘彊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葦茅火山覆以冰  
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  
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兵隊死燎焰金將於後截其軍拒馬揮刀  
迫前自斫至是死傷踵接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  
渡濠飛脂葦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凡十五陣矢石交金兵  
死者千餘弩子手十七八射其都統瑯天反風金人愈忿砲愈  
急會王大任領銳卒一千冒重圍轉鬪入城內外合勢士氣大  
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金人橫屍徧地奪其銅印十有六  
訛可棄帳走獲輜重牛馬萬計

孟宗政威振宋史

孟宗政字德夫寧宗時宗政累有戰守之功升武功大夫兼閤  
門宣贊舍人重賜金帶制置司以湖陽縣迫境金兵檄宗政圖

之宗政一鼓而拔燔燒積聚夷蕩營若俘掠以歸金人自是不  
敢窺襄漢棗陽許國移金陵宗政代為荆鄂都統制仍知棗陽  
宗政以迫濠而陳迺於西北濠外瀦水為濼以限騎中原遺民  
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為給田剏屋與居籍其勇壯號  
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

李誠之一門死節宋史

李誠之字茂欽寧宗慶元初釋褐累遷通判常州知郢州知金  
人必敗盟大修邊防戰攻守禦之具移知蘄州蘄自南渡以來  
未嘗破兵誠之曰備禦無素長驅而來將若之何相視城壁而  
增益之備樓櫓築軍馬牆教閱廂禁民兵激之以賞積粟四萬  
先是酒虐月解錢四百五十千以獻守誠之一無所受寄諸公  
以助兵食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犯淮南特誠之已逾滿代

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聞難作而止喟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  
再任邊壘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獨欠一死爾當與同僚戮力以  
守不濟則以繼之乃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迎擊遇于橫棧  
橋大破之居數日金人擁衆臨沙河欲渡又破之明日金兵大  
至決湟水焚戰樓又拒退之明日金移兵要衝為必渡計蘄兵  
直前奮擊殺其酋帥金人踣屢挫然謀益巧攻益力未幾傳城  
下圍之數重遂燔木柵誠之出兵禦之又殺其將卒數十人奪  
所佩印三月朔金人攻西門射卻之俄造望樓以窺城誠之為  
疑兵以示之又使持書來脅降誠之戮之而還其書越二日金  
人以攻具進誠之設械禦之夜出擣其營料敵應變若熟知兵  
者金人卒不得志人皆黃州失守併兵為一凡十餘萬池陽合肥  
援兵敗走朝命馮榘援二郡榘至境遷延不進誠之激厲將士

勉以忠義城陷率六巷戰殺傷相當子士允力戰死誠之引劍將自剄呼其孥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無辱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

孫益率眾戰死 宋史

孫益少豪俠理宗紹定中李全犯揚州遊騎簿秦興城下縣令王燭募人守禦益起從之俄賊兵大至益率眾拒之眾見賊勢盛且前且卻益厲聲呼曰王令君募我來將以守護城邑也今賊至城下我輩不為一死復何面目見令君乎遂身先赴敵死之同時顧緒顧珣俱戰死事聞贈益保義郎緒珣承節郎各官其子一人

丁黼戰死 宋史

丁黼成都制置使也理宗嘉熙三年北兵自新井入詐豎宋將

李顯忠之旗直趨成都黼以為潰卒以旗榜招之既審知其非領兵夜出城南迎戰至石筍街兵散黼力戰死之

曹友聞兄弟戰死 宋史

曹友聞字允叔理宗特授友聞眉州防禦使利州駐劄弟萬差知同慶府四川制置司帳前總管董山駐劄明年友聞引兵扼仙人關謀聞北兵合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友聞語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眾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匿伏以待之非乘夜出奇內外夾擊不可乃遣萬友諒引兵上鷄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為應外呼殺聲北兵果至萬出逆戰敵將八都魯擁萬餘眾達海帥千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蓬友聞遣選鋒軍統

制楊大全遊奕軍統制馮大用引本部出東萊園擊敵後隊敢  
勇軍總管夏用知西和州神勁軍總管趙興帥所部出水嶺擊  
敵中隊知天水軍安造軍總管呂嗣德陳庚率所部出龍泉頭  
擊敵前隊友聞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保捷軍統  
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人衝前軍前軍不動大兵伏三百騎道  
旁虎衆銜枚突戰奮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濘深沒足宜  
俟少霽友聞斥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  
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  
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絛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鬪黎  
明大兵益增迺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  
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萬俱  
死

耿世安戰歿受贈

耿世安度宗時為武翼大夫准東副總管兩淮都發發官初謀  
報大兵至制置使賈似道調世安提兵往漣水軍增戍衆方猶  
豫世安徑迎至漁溝以三百騎入陳慶擊自午至酉身被七創  
猶能追殺潰兵收兵還至數里沒事聞贈五官立廟淮安賜額  
忠武

鞏信戰死

宋史

鞏信沈勇有謀幼主時隸蘇劉義部曲文天祥開督府劉義以  
信與王福張必勝偕天祥信官至團練使同督府都統制江西  
招討使初至督府天祥以義士千人付之信曰此輩徒累人爾  
乃招淮士數千自隨然常怏怏曰有將無兵其如彼何天祥自  
興國趨水豐大兵追其後信戰于方石嶺中數矢傷重不能戰

自投厓石而死土人葬之顏色如生

木華黎衛太祖元史

木華黎札刺兒六父孔溫窟哇以戚里故在元太祖麾下從平  
蔑里吉征乃蠻部歟立功後乃蠻又叛太祖與六騎走中道之  
食擒水際索駝救之燔以啖太祖追騎垂及而太祖馬斃五騎  
相顧駭愕孔溫窟哇以所乘馬濟太祖身當追騎死之太祖獲  
免有子五人木華黎其第三子也生時有白氣出帳中神巫異  
之曰此非常兒也及長沉毅多知畧猿臂善射挽弓二石強與  
博爾木博爾忽老溫事太祖俱以忠勇稱號擢里班曲律猶  
華言四傑也太祖軍嘗失利會大雪失牙帳所在夜臥草澤中  
木華黎與博爾木張裘立雪中障蔽太祖達旦竟不移足一  
日太祖從三十餘騎行谿谷間顧謂曰此中或遇寇當柰何對

曰請以身當之既而寇果自林間突出矢下如雨水華黎引弓  
射之三發中三人其首呼曰爾為誰曰木華黎也徐解馬鞍持  
之捍衛太祖以出寇遂引去

畏答兒先出陷陣元史

畏答兒忙兀人其先刺真八都兒有二子次名忙兀兒始別為  
忙兀氏畏答兒其六世孫也與兄畏翼俱事太祖時大疇強盛  
畏翼率其屬歸之畏答兒力止之不聽追之又不肯還畏答兒  
乃還事太祖太祖曰汝兄既去汝獨留此何為畏答兒無以自  
明取矢折而誓曰所不終事者有如此矢太祖察其誠更名  
為薛禪約為按達薛禪者聰明之謂也按達者定交不易之謂  
也太祖與克烈王罕對陳於哈刺真師少不敵帝命兀魯一軍  
先發其將木徹台橫鞭馬鬣不應畏答兒奮然曰我猶擊也諸

君奔也鑿匪奔不入我請先入諸軍繼之萬一不還有三黃頭  
兒在唯上念之遂先出陷陣大敗之至晡時猶追逐不已敕使  
止之乃還腦中流矢創甚帝親傳以善藥留處帳中月餘卒帝  
深惜之

鈴部躡馬殿後 元史

昔里鈴部唐兀人太祖時西夏既臣服大軍西征復懷貳心帝  
聞之旋師致討命鈴部同忽都鐵穆兒招諭沙州州將偽降以  
牛酒犒師而設伏兵以待之首帥至伏發馬躡鈴部以所乘馬  
與首帥使奔自乘所躡馬而殿後擊敗之他日帝聞曰卿臨死  
地而易馬與人何也鈴部對曰小臣陣死不足重輕首帥乃陛  
下器使宿將不可失也帝以為忠

董俊慕馬援 元史

董俊字用章太宗時擢知中山府事佩金虎符嘗以忠實自許  
不為夷險少移臨陣勇氣懾衆立矢石間怡然若無事雖中傷  
亦不為動每慕馬援為人曰馬革裹屍援固可壯故戰必持矛  
先士卒或諫止之俊曰我人臣也敵在前不死乃趨安脫危乎

董士元棄馬步戰 元史

董士元一名不花字長卿文炳長子也自襁褓喪母祖母李氏  
愛之謂文炳曰俟兒能言即令讀書數歲從名儒受學及長善  
騎射憲宗征蜀士元從叔父文蔚率鄧州一軍西行次釣魚山  
士元以銳卒先登力戰憲宗壯之賜以金帛士元以世家子選  
供奉內班從車駕巡狩北方嘗預武定山之役帝知其忠勤可  
任以事會叔父文蔚卒無子命士元襲為千夫長出師南征襄  
漢分禁兵戍淮上士元在軍中修勅武備號令肅然丞相伯顏

克江南宋兵保兩淮未下士元數與戰拔淮安堡以功遷武節將軍從大師博魯歡攻揚州駐師灣頭堡時方大暑博魯歡病還京師以行省阿里代領諸軍揚州守將姜才乘隙來攻阿里素不習兵率輕騎數百出堡士元與別將哈刺禿以百騎從之日已暮宋兵至者萬餘士元謂左右曰大丈夫報國政在今日勿懼也方整陣欲戰阿里趨令左旋已乃遁去士元與哈刺禿以部兵赴敵死戰鼓譟震地泥淖馬不能馳乃奮馬步戰至四更敵衆始退及旦阿里來視戰地見士元臥泥中身被十七槍甲裳盡赤肩昇至懸棺而絕

塔出不伐元史

塔出蒙古扎刺兒氏世祖時拜龍虎衛上將軍東京等路行中書省右丞復授遼東道宣慰使塔出探知乃顏謀叛遣人馳驛

上聞世祖命領軍一萬與皇子愛也赤同力備禦女直水達達官民與乃顏連結塔出遂棄妻子與麾下十二騎直抵建州拒咸平千五百里與乃顏黨太撒拔都兒等合戰兩中流矢繼知其黨帖哥抄兒赤等欲襲皇子愛也赤以數十人退戰千餘人扈從皇子渡遼水乃顏軍來襲塔出轉鬪而前射其酋帖古歹中其口鏃出於頤墜馬死追兵乃退遂軍懿州州老幼千餘人焚香羅拜道傍泣曰非宣慰公吾屬無遺種矣塔出曰今日之事上賴皇帝洪福下賴將士之力吾何功焉

李黼元史

李黼字子威泰定帝時以明經授翰林脩撰累至江州總管順帝至正十一年夏五月盜起河南北據徐蔡南陷蘄黃焚掠數千里造船北岸銳意南攻九江居下流實江東西襟喉之地黼

治城壕修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且上攻守之策於江西行省  
請兵屯江北以扼賊衝庶幾大江之險賊不得共之不報黼嘆曰  
吾不知死所矣乃獨椎牛饗士激忠義以作士氣數日之間紀  
綱粗立十二年正月己未賊渡江陷武昌威順王及省臣相繼  
遁舳艫蔽江而下江西大震賊乘勝破瑞昌右丞李羅帖木兒  
方軍于江聞之遁黼雖孤立辭氣愈奮厲時黃梅縣主簿也孫  
帖木兒願出擊賊黼大喜向天灑酒與之誓言始脫口賊游兵  
已至境急檄諸鄉聚木石於險塞處遇賊歸路倉卒無號乃  
墨士卒面統之出戰黼身先士卒大呼陷陣也孫帖木兒繼進  
賊大敗逐北六十里鄉丁依險阻乘高下木石橫屍蔽路殺賊  
二萬餘黼還謂左右曰賊不利於陸必由水道以舟薄我苟失  
備禦吾屬無噍類矣乃以長木數千冒鐵椎於杪暗植沿岸水

中逆賊由舟謂之七星橋會西面賊  
鼓謀不至舟遇樁不得動進退無措黼  
射之焚溺死者無算餘舟散走

千果揚帆  
奮擊發火翎箭

達禮麻識理申明逆順元

順帝至正二十七年七月禿堅帖木兒用李羅帖木兒命以兵  
犯王都先遣利用少監帖里哥赤至上都令在廣備糧餼遠近大  
軍達禮麻識理開陳大義戮之於市民情乃定已而禿堅帖木  
兒帥鐵甲馬步軍蔽野而至呼聲動天達禮麻識理飭軍士城  
申明逆順之理以安人心巡視城壁晝夜不怠夜遣死士縋  
城而下焚其攻具而調副留守禿魯迷失海一引兵由小東門  
出與之大戰臥龍岡敗之未幾李羅帖木兒以誅禿堅帖木兒  
皆奔潰而上都以安



# 忠厚

濟人利物存心寬厚者

鄭伯復公叔後左傳

魯莊公十六年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日殺公子闕則強  
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鄭伯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  
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黃霸待賢 事文類聚

公沙穆還直後漢

公沙穆桓帝時人嘗養猪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言如售當

告賣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以價也賣猪者到  
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買穆怪之問其故蘇半直追以還買  
猪人告語言猪實病欲賤賣不圖賣者相欺乃取貴直買者言  
賣買私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

慕容恪容忍 晉書

慕容根穆帝時為燕太師自恃勲舊驕傲有無上之心忌吳王  
恪之總朝權將伺隙為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一幼冲母后干政  
殿下宜慮揚駿諸葛元遜之變思有以自全可廢主上為一國  
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公醉可乎何言之勃也  
昔曹臧吳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為君非吾銘况今儲君嗣統  
四海無虞宰輔受遺柰何便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  
陳謝而退恪以告慕容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人言新遭大凶二虜

伺隙山陵未建而宰輔自相誅滅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容忍之

蘇威務從輕典 北史

蘇威字無畏隋文帝時為納言初父綽在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稱為重既而嘆曰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去矣威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須參掌朝政

馬周焚奏藁 唐書

馬周太宗時為監察御史消渴連年帝幸翠微宮求勝地為構第每詔尚食具膳上醫使者視護太子問疾周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為也

郭子儀泣勉 唐書

安思順肅宗時為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字光弼俱為牙門都將

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而睇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旬日詔臨淮分陽半兵東出趙魏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口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力

韓愈服報 唐書

韓愈憲宗時進佛骨表貶潮州穆宗時召拜國子祭酒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為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為服甚以報

李愬以軍禮見裴度 唐書

李愬既平蔡州聞裴度至也兵鞠場以候裴度至愬以橐鞬見

度將避之懇曰此方廢上下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懇謁蔡人從觀乃還屯文城柵憲宗詔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

李質罷卒迎充唐書

韓充本名璿穆宗時授檢校尚書左僕射為義成軍節度使雖將家性儉節歷三鎮居處服玩如儒先生乘機決策無餘悔世推善將李元沒充為嫁二女周其家自兄弘去汴監軍選軍中敢士二千直閣下日秩酒肴物力幾屈然不敢廢充未入時牙將李質總軍事乃曰韓公至而頓去二十人食豈不共人心乎不去且無以繼可以弊事遺吾帥乎因恚罷之而後迎充

閻山不尚苛刻金史

完顏閻山宣宗時權元帥右都監參議諸軍事改知平涼府屢

敗宋人興定三年召為吏部尚書廷議選戶部官往往舉聚斂苛刻以應詔閻山曰民勞至矣復用此輩將何以堪識者稱之

李昉任賢使恩歸上宋史

李昉字明遠太宗時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居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歐陽脩喻勿絳降宋史

歐陽脩字永叔仁宗時會保州兵亂以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陸辭仁宗曰勿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為間賊

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脩捕博文繫獄昭亮懼  
立出所納婦兵之始亂也相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  
分隸諸郡富弼為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脩遇於  
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脩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既非  
朝命脫一郡不從為變不細弼悟而止

呂居簡止發墓

宋史

呂居簡進士及第仁宗慶曆中居簡提點京東刑獄時夏竦有  
憾於石介介死竦言於仁宗曰介未嘗死北走鄰國矣乃遣中  
使發棺驗之居簡謂曰萬一介果死則朝廷為無故發人之墓  
奈何中使曰於君何如居簡曰介死當時必有內外親族及門  
生會葬問之可也中使乃令結狀保證以聞介事乃白居易長  
者其行事多類此

范祖禹抄錄為急

宋史

范祖禹哲宗時遷給事中吳中大水詔出米百萬斛緡錢二十  
萬賑救諫官謂訪災者為妄乞加驗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  
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  
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稍施懲譴恐後無復敢言  
者矣

吳時焚忌諱之書

宋史

吳時字伸道宋徽宗求言遠臣上章封識多不能如式有司悉  
卻之時建言乃得達於上為睦親宅教授提舉永興軍路學事  
華州諸生有編忌諱者教授欲上之由是間言語皆臣子所不  
忍聞時即火其書曰臣子不忍聞而令君父聞乎

示王傷臂請乞勿治

元史

宗王別里古台者烈祖之第五子太祖之季弟也天性純厚明敏多智略不喜華飾軀幹魁偉勇力絕人幼從太祖平諸部落掌從馬國法常以腹心遇敗則牽從馬其子孫最多居處近太祖行在所南接按只台營地嘗從太祖宴諸部族或潛圖害別里古台以刀斫其臂傷甚帝大怒欲索而誅之別里古台曰今將舉大事於天下其可以臣故而生釁隙哉且臣雖傷甚幸不至死請勿治帝尤賢之當創業之初征取諸國王未嘗不在軍中摧鋒陷陣不避難險帝嘗曰有別里古台之力哈撒兒之射此朕之所以取天下也其見稱如此

楚材勸帝除禁

元史

耶律楚材字晉卿博學識性厚從太宗南征時河南初定俘獲甚衆軍眾逃者十七八有旨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鄉社

亦連必由是逃者莫敢舍多殍死道路耶律楚材從容進曰河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柰何因一俘囚連死數十白人帝悟命除其禁

伯顏葬昴發夫妻

元史

伯顏蒙古八隣部人世祖至元十一年為中書左丞相將兵伐宋十二年二月丁未次池州都統制張林以城降戊申通判權州事趙昴發與其妻自經死伯顏入城見而憐之令具衣衾葬焉

元晉王戒侍臣安邊報國

元史

甘麻剌裕宗長子也世祖至元中封晉王奉旨鎮北邊嘗戒其近侍太不花曰朝廷以藩屏寄我事有不逮正在汝輩輔助其或依勢作威不用我命輕者論遣大者奏聞耳宜各慎之使百

姓安業主上無北顧之憂則予與卿等亦樂處於此乃所以報國家也

不忽木人稱平恕 元史

不忽木成宗元貞二年拜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大德二年御史中丞崔彥卒特命行中丞事三年兼領侍儀司事有因文官受賄賂御史必欲歸罪其父不忽木曰風紀之司以宣政化勵風俗為若使子證父何以興孝樞密臣受人玉帶徵賦不敘御史言罰太輕不忽木曰禮大臣貪墨惟曰簞簞不飾若加笞辱非刑不上大夫之意人稱其平恕

## 忠謀

盡心謀事以報國者

鄭伯范獻謀寧王室

魯昭公二十四年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聲矣惟壘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里克勸勉申生 國語

晉獻公使太子伐東山里克諫曰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釋申生也公曰行也里克曰非也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三身鈞以年年同以愛愛疑決之以卜筮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公不說里克退見太子太子曰君

賜我以偏衣金珙何也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握金珙  
令不偷矣孺子何懼夫為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且吾聞之  
曰敬賢於請孺子勉之乎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

士為勸申生退讓 國語

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伐霍邑師未出  
士為言於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  
君分之士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太  
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  
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為對曰下不可以貳上公曰何  
故對曰貳若體焉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用而不倦身之利也上  
貳代舉下貳復周旋變動以役心目故能治其事以制百物若  
上攝下與下攝上周旋不動以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

治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數也  
以下貳上闕而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章過數  
則有釁有釁則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之如志  
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國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  
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太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公  
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士為出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改其制  
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  
也將以害之若其不一其因以罪之雖克與否無以避罪其勤  
而不入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太子遠死且有令名為吳太伯不  
亦可乎太子聞之曰子與之為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為人子者  
患不從不患無名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  
勤與從又何求焉馬能及吳太伯乎太子遂行克霍而反讒言

彌興

邳彤勸定邯鄲 後漢

邳彤字偉君初為王莽和成卒正光武徇河北彤舉咸降復以為太守會王郎兵起使其將徇地所到縣莫不奉迎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聞光武從薊還失軍欲至信都乃遣精騎緣路迎光武軍彤尋與光武會信都光武雖得二郡之助而眾兵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嚮應下者王郎假名因執驅集烏合之眾遂震燕趙之地明公奮二郡之兵揚嚮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

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之二十日也 北可

陳蕃志清漢祚 事文類聚

陳蕃年十五嘗閑處一室無穢不掃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靈帝崩竇后臨朝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其志欲芟夷閹宦以清本朝

劉惠為國 後漢

劉惠獻帝時韓馥為冀州牧惠為治中時袁紹起兵以討董卓為名馥見人情歸紹忌方得眾恐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東郡太守橋瑁乃詐三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乃謀於眾



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惠勃然曰興兵為國安問袁董

呂範求督軍事 吳書

呂範字子衡歸孫策為都督策以親戚待之策嘗與範基範曰  
今將軍事業日大士眾日盛範聞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暨領  
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已有大眾立功於外豈宜復屈  
小職親細務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  
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範即出釋襦着  
袴褶執鞭詣閣下啓事自稱領都督策乃委以眾事由是軍中  
肅睦威禁大行

房叔安勸玄邈為國 南史

房叔安宋明帝時為青州刺史王玄邈長史初齊高帝之鎮淮  
陰為明帝所疑乃北勸魏遣書結玄邈玄邈叔安進曰夫布衣

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兖州之中  
君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敢  
隨將軍也玄邈意乃定仍使叔安使建鄴發高帝詔高帝於路  
執之并求玄邈表叔安答曰寡君使表上天子不亡將軍且僕  
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無所應問荀伯玉勸叔安之高帝曰  
物各為主無所責也

孔奐言揔不宜輔道 南史

孔奐字休文陳宣帝建安八年加侍中後主時在赤宮欲以江  
揔為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  
園綺之實輔弼儲貳竊謂非材後主深以為恨乃自言於宣帝  
宣帝將許之奐乃奏曰江揔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  
藉於揔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道帝曰誰可奐曰都

官尚書王廓代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亦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與又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詹事後主固爭之帝以攄為詹事由是忤旨

高允導人實對北史

高允字伯恭仕魏太武湯爵汝陽子領著作郎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憚懼寵臣答詔宜實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等咸言宜諱之黑子以鑒等為親已怒而絕允而不以實對終獲罪戮

柳繪思以忠報國北史

柳繪字季華西魏文帝時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大都督居三載徵還京師時繪兄蚪為秘書丞弟慶為尚書左丞繪嘗謂兄弟

曰兄則職典簡讀褒貶人倫弟則管轄群司股肱朝廷可謂榮寵矣然而四方未靜車書不一繪唯當蒙矢石履危難以報恩耳

侯植勸護推誠下室北史

侯植字仁幹西魏文帝時為驃騎大將軍周孝閔帝踐阼進爵郡公時帝幼冲晉公宇文護執政植從兄龍恩為護所親及護誅趙貴諸宿將等多不自安植謂從兄龍恩曰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若多誅戮自立威權何止社稷有累卯之危恐吾宗亦緣此敗兄安得知而不言龍恩竟不能用植又承間言於護曰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則率土幸甚護曰我誓以身報國一卿豈謂吾有他志邪又聞其先與龍恩言乃陰忌之植懼不免禍遂以憂卒

崔日用奏討逆節唐書

崔日用中宗時拜兵部侍郎高祖崩韋后專制畏禍及因僧普閏道士王暉謁臨淄王以自託密贊大計韋氏平以功授黃門侍郎及玄宗即位因與薛稷相分心競罷政事歷揚汴兗三州刺史荆州長史入奏計因言太平公主逆節有萌陛下往以官府討有罪臣子勢須謀與力今據大位一下制書定矣帝曰畏驚太上皇奈何日用曰庶人之孝承順顏色天子之孝惟安國家定社稷若令姦宄竊發以亡大業不可謂孝乎請先安北軍而後捕逆黨於太上皇固無所驚帝然之及討逆詔權檢校雍州長史以功益封二百戶進吏部尚書曰

王琚除奸進忠唐書

琚齊時方補諸暨縣主簿所過謝東宮至廷中徐行高視侍

衛呵止曰太子在琚怒曰在外惟問太平公主不問有太子太子本有功於社稷孝於君親安得此聲太子遽召見琚曰韋氏躬行弒逆天下動程人思李氏故殿下取之易也今天下已定太平專思立功左右大臣多為其用天子以元妹能忍其過臣竊為殿下寒心太子命坐且沽曰計將安便琚曰昔漢蓋主供養昭帝其後與上官桀謀殺霍光不及天子而帝猶以大義去之今太子功定天下公主乃敢妄圖大臣樹黨有廢立意太子誠召張說劉幽求郭元振等計之憂可紓也太子曰先生何以自隱而日與寡人游琚曰臣善丹沙且工諧隱願此優人太子喜恨相知晚翌日授詹事府司直內供奉兼崇文學士日以諸王及姜皎等入侍獨琚常豫以謀不踰月遷太子舍人兼諫議大夫太子受內禪擢中書侍郎以公主謀益甚幽求暉謀先事誅

之侍御史鄧光賓漏謀不克以得罪久之琚見事迫請玄宗決策先天二年七月乃與岐王薛王姜皎李令問王毛仲王守一以鐵騎至承天門太上皇聞外譁譟召郭元振升承天樓閉關以拒俄而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數百人於朝堂不得入少選琚從帝至樓下誅蕭至忠岑義寰只懷貞斬常元楷李慈北闕下賈膺福李猷於內客省事平琚進戶部尚書封趙國公

蕭穎士促兵赴援唐書

蕭穎士字茂挺明皇開元二十三年進士第天寶初補秘書正字後為詣史館待制穎士乘傳以詣京師而李林甫方熾福自擅穎士遂不屈愈見疾俄免官往客金陵永玉璘召之不見時盛王為淮南節度大使留蜀不署副大使李承式坑兵不振穎士與宰相崔圓書以為今兵食所資在東南但楚越重山複江自

古中原擾則盜先起宜時遣使以扞鎮江淮俄而劉展果反賊圍雍丘脅泗上軍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穎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歡時邪夫投兵不測乃使觀聽華麗一旦思歸誰致其死哉弗納

康日知說武俊忠國唐書

康日知少事李惟岳擢趙州刺史德宗建中四年惟岳叛日知與別駕李濯及部將百人啖牲血共盟固州自歸惟岳怒遣先鋒兵馬使王武俊攻之日知使客謝武俊曰賊孱甚安足共安危哉吾城固且和雖引歲未可下且賊所恃者田悅耳悅兵血蟻壤可浮城半堞况吾城之完乎又給為臺檢示曰使者齎詔喻中丞中丞奈何負天子從小兒跳梁哉武俊悟引兵還斬惟岳以獻德宗美其謀擢為深趙觀察使

韋臯斬奴徇泚唐書一

韋臯字城武德宗時知隴州行營留守使始太尉朱泚以范陽軍鎮鳳翔既歸節而留兵五百戍隴止以部將牛雲光督之至是雲光謀請臯為帥將劫以臣泚別將翟暉伺知以白臯雲光懼不克率眾出奔至汧陽遇泚奴使臯所謂雲光曰太尉已為天子使我以御史中丞授臯若臨死固吾人也不受可遂誅之請以兵俱許之臯迎勞先納奴偽命以泚詔即讓雲光曰既去而復何也對曰向未知公之命故去今還願與公同生死臯曰大使固善苟無它圖請釋甲以安眾工而後可入也雲光以臯諸生亡能為乃命士委仗鎧臯受而內廿六卒明日置酒大會奴雲光與其下至臯仗甲左右廡酒行盡劫奴以其首徇泚復使它奴拜臯鳳翔節度使臯亦斬之及從賊列三人縱一人使報泚德宗聞

乃授臯隴州刺史置奉義軍拜節度使寵其功遂遣凡平及奔繼至奉天士氣益壯乃築壇血牲與士盟曰協力一心以誅元惡有渝此盟神其殛之又馳使吐蕃與連和隴賊遂安

李景略勸懷光殺泚唐書

李景略德宗時遷大理司直李懷光屯咸陽將龍衣東渭橋召幕府計議景略曰殺朱泚還軍諸道杖策詣行在此轉禍為福也不聽既出軍門慟哭曰豈意此軍平乃陷不義乎遂遁歸靈武

王師範智殺敬思唐書

朱全忠圍鳳翔昭宗詔方鎮赴難王師範聞之哭曰吾為國守藩君危不持可乎乃與楊行密通盟遣將張居厚李彥威以甲槩二百輿給為獻者及華州先內十輿闔人覺眾擐甲謀殺全忠守將婁敬思是時崔胤方在華平閉門拒戰執居厚遠全忠

宇文紹節保安丙 宋史

宇文紹節字挺臣孝宗時第進士累遷寶謨閣待制知廬州吳曦據蜀趣紹節赴闕任以西討之事紹節至謂大臣曰今進攻則瞿唐一關彼必固守若駐軍荆南徒損威望聞隨軍轉運安丙者素懷忠義若授以密旨必能討賊成功大臣用其言遣丙所親以帛書達上意丙誅曦未幾除湖北京西宣撫使知江陵府統制官高忱在戍所肆為殺掠遠近苦之紹節召實帳前收其部曲俄有訐悅縱所部為寇者紹節杖殺之兵民皆歡升寶文閣學士安丙宣撫四川或言丙有異志語聞廷臣欲易丙紹節曰方誅曦初安丙一搖足全蜀非國家有顧不以此時為利今乃有他耶紹節顧以百曰得丙丙卒不易朝廷於蜀事多所咨訪紹節審而後言皆周悉事情

曷魯聚霜煑羹進帝 元史

曷魯侍太宗為內膳睿宗嘗從太宗西征在道絕汲曷魯晨起聚草上霜煑羹以進睿宗問曰何從得水因告之故師還賜金帛甚厚

姚樞正議 元史

姚樞從世祖征大理師及城入見其讒王府得中土心憲宗遣阿藍答兒大為鈎考置局關中以一日四十二條推集經畧宣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曰俟終局日此罪者惟劉黑馬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世祖聞之不樂樞曰帝君也兄也大王為皇弟臣也事難與較遠將受禍莫若盡去邸妃主自歸朝廷為久居謀疑將自擇及世祖見憲宗皆位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鈎考局世祖即位立千道宣撫使以樞使東平既至郡置勸農

檢察二人以監之堆物力以均賦又罷鐵官中統二年拜太子  
太師樞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以所受制還中書

安童悟帝元史

安童太師國王木華黎四世孫霸突魯長子也中統初元世祖  
追錄元勳召入長宿衛年方十三但在百寮上母弘吉刺氏昭  
睿皇后之姨通籍禁中世祖一日凡之間及安童對曰安童雖  
幼公輔器也世祖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  
嘗狎一年少是以知之世祖悅四升執阿里不哥黨千餘將置  
之法安童侍側帝語之曰朕欲置此屬於死地何如對曰人各  
為其主陛下甫定大難遽以私憾殺人將何以懷服未附帝驚  
曰卿年少何從得老成語此言正與朕意合由是深重之

李恒首逆嘉功元史

李恒字德卿世祖中統三年命為尚書斷事官恒以讓其兄李  
壇反連海恒從其父棄家入告變理怒繫恒監門獄中壇誅得  
出世祖嘉其功授淄萊路與魯總管佩金符併償其所失家資

廉希憲論用君子小人元史

廉希憲順帝時為北京行省平章政事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  
疾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  
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政群小阿附誤國害民  
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為屏除不然日就沉痾不可藥矣  
戒其子曰文夫見義勇為禍福無預於己謂韋變稷契伊傳周  
召為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  
讀狄梁公傳梁公有大節為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

宋文瓚請備兵防寇元史

宋文瓚順帝時為兩淮鹽運使時沿江盜起剽掠無忌有司莫能禁文瓚上言江陰通秦江海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使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劫賊才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為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宜亟選知勇以任兵柄以圖後功不然東南五省租賦之地恐非國家之有帝不聽

### 竭忠

盡心竭力為國忘家者

金日磾殺子 前漢

金日磾武帝時為侍中有子二人皆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

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且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

李忠忘家 後漢

李忠字仲都王莽時為新博屬長信都曰新博更始立使使者行郡國即拜忠都尉官忠遂與任光同奉世祖以為右大將軍進圍鉅鹿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馮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而令親屬招忠時寵弟從忠為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入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效命誠不敢內顧宗親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



耿恭苦戰歸漢後漢

耿恭明帝時永平年間為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時馬耆  
龜茲攻後都護陳睦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救兵不至車師復  
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眾擊走之數月食盡乃煮鏡弩食其  
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  
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封王妻以女  
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矣諸城上虜官屬見號泣而去  
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  
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  
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文餘軍僅能至一城中夜聞兵馬  
聲以為虜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帝之軍迎校尉耳城  
中皆稱萬歲開門相待涕泣明日遂相隨但歸虜兵追之且

戰且行史二素饒固發踰時皆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日  
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朝廷嘉之拜尉都尉  
范羌為恭丞餘皆補羽林

法正當筭刑 蜀書

法正字孝直時先主與曹公爭勢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  
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前  
正甲明公親當矢石况小人乎先主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

温嶠陶侃斬蘇峻 晉書

温嶠元帝時為太子中庶子及明帝即位拜侍中成帝咸和初  
代應詹為江州刺史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蘇峻果反宣文太  
后詔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受遣使要陶侃同赴  
蘇峻之難侃恨不受先帝顧命不許再使奉命為盟主許之嶠

乃陳峻罪狀有衆七千洒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流涕覆面三軍莫敢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嶠率精勇從白石挑戰峻醉突陣馬躓為侃將所斬大破賊衆峻黨皆平

王建控馬衛帝 五代史

王建字光圖唐僖宗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與田令孜爭鹽池重榮召晉兵犯京師僖宗幸鳳翔二年三月移幸興元以建為清道使使負玉璽以從行至當塗驛李昌符焚入棧道棧道幾斷建控僖宗馬冒烟焰中過宿坂下僖宗枕建膝寢既覺涕泣解御衣賜之

孫存進殺敵陷沒 五代史

孫存進唐莊宗初得魏博以為天雄軍都部置治梁亂軍一切

以法人有犯者輒梟首磔尸於市魏人屏息畏之從戰河上以功遷振武節度使是時晉軍德勝為南北寨每以舟兵來往頗以為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乃以篋竿維大艦為浮梁莊宗大喜解衣賜之晉討張文禮於鎮州久不克而史建塘閻寶季嗣昭相次戰歿乃以存進代嗣昭為討討使軍于東垣渡東垣土惡築壘不能就存進伐木為柵晉軍晨出芻牧文禮于處球以兵千餘逼存進柵存進出戰橋上殺處球兵殆盡而存進亦歿于陣追贈太尉

蕭酬幹歿于戰 遼史

蕭酬幹字訛里貌雄偉性和易年十四尚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為祗候郎君班詳穩年十八封蘭陵郡王遷征東副統軍天慶中廣州渤海作亂乃與駙馬都尉蕭韓家奴襲其不備平之

復敗敵將侯榘于川州是歲東京叛遇敵來擊師潰獨酬幹率麾下數人力戰歿于陣追贈龍虎衛上將軍

曹珪赤心金史

曹珪徐州人世宗大定四年州人江志作亂珪子弼在賊黨中珪謀誅志并弼殺之尚書省議當補二官雜班敘詔曰珪赤心為國大義滅親自古罕聞也法雖如是然未足以當其功更進一官正班用之

富弼請改新法宋史

富弼字彥國神宗元豐中王安石青苗法出弼以謂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提舉官趙濟劾弼格詔旨侍御史鄧綰又乞付有司鞠治乃以僕射判汝州安石曰弼雖責猶不失富貴昔繇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何

由沮茲帝不答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許之遂請老加拜司空進封韓國公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郭逵討安南乞詔逵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爭河東地界言其不可許星文有變乞開廣言路又請速改新法以解倒懸之急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許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

孔文仲病不廢職宋史

孔文仲字經父舉進士哲宗時為祕書省校書郎進禮部員外郎改中書舍人同知貢舉仲文先有寒疾及是晝夜不廢職同院以其形瘵勸之先出或居別寢謝曰居官則任其責敢以疾自便乎於是疾益甚還家而卒

李綱忠誠動主 宋史

李綱字伯紀徽宗政和二年登進士第積官至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時金圍太原未解紳師中戰沒師道病歸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上以綱為河東北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太師恐誤國事因拜辭御批以為遷延拒命綱上疏明其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為專權今以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為之無乃不可乎願乞骸骨解樞筦之任上趣召數四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之理昔范仲淹以參政出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夷簡曰參政豈可復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

忠臣之義士之忠節

任志射子元文

任志太師國王本華黎略地至潞州志首出下其後以虎倂克元帥收輯山寨數與金兵戰比有功金主怒其長子如山以招之曰降則爾子得生不降則死志曰我忠於六朝之神豈愛一子親射其子殪之木華黎嘗召諸將議事心亦預徵道經武安其縣已反為金志死之國王聞之令其子在龔襄庚寅歲金將武仙攻潞州存戰死

陰佑

神靈默護者

王浚因暴雨免禍 晉書

王浚字彭祖惠帝時進號安北將軍成都王穎密使右司馬和

演殺浚并其衆演與烏丸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游薊城南清泉水上薊城內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合鹵簿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濡濕不果而還單于由是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久與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與單于圍演演持白幡詣浚降遂斬之

梅龍圖墜水去疾 事文類聚

漳州界有一水號烏脚溪涉者足皆如墨數十里間水皆不可飲飲則病瘴行人皆載水自隨梅龍圖儀官州將沿溪至漳州素多病預憂瘴薦為害至烏脚溪使數人負之以物蒙身恐為毒水濡濕過其地時翼錄云墜水中至十舉體黑如炭病自謂必死然自此宿病盡除頓

晉之

之羸瘵又不知何也

### 勲貴

貴臣大勲德者

琅邪王伛謙恭 晉書

琅邪王伛既戚屬尊重武帝踐祚加有平吳之功克已恭儉無矜滿之色寮吏盡力百姓懷化疾篤賜床帳衣服錢帛杭梁等物遣侍中問焉

郭子儀功高爵重 唐書

郭子儀代宗時為司從中書令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願指進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為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才類如此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

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里館不勝紀代宗  
不名呼為大臣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  
四八子七婿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領之  
而已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道無闕焉

### 奇相

人臣有奇貴之相

宣聖異質 孔子家語

祖庭廣記曰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注面月角日準  
河目海口斗唇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以死為駢脇參膺  
封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腴堤眉池足谷窾 善於澤腹面如  
蒙俱手垂過膝眉一十二彩目六十四理方如鳳時長如龍  
手握天文足履度字聖之如仙說之如神脩 志下未

視若營四海百垂珠庭曾有文曰制作世符身長九尺六十  
腰六十圍

衛玠珠玉 晉書

衛玠武帝時年五歲風神秀異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為  
玉人觀之者傾都王濟玠之舅亦儁爽有風姿每見玠輒嘆曰  
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罔若明珠之在側  
朗然照人

王衍無比 晉書

王衍字夷甫儁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常語利王敦過江常稱  
之曰夷甫處眾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  
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為人所尚如此晉武帝聞其名問王戎曰  
夷甫當世誰比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

王彪之白鬚晉書

王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髮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武帝太元初為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卒年七十三

樂廣水鏡晉書

衛瓘見樂廣而奇之曰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復聞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為識者所歎羨如此晉惠帝累遷侍中河內尹

嵇康玉山事文類聚

晉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異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嵒嵒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魏我若玉山之將頽

東平王腰帶十圍事文類聚

漢東平王蒼腰帶十圍晉尹緯慕容超身長八尺腰帶十圍

沈約目瞳南史

沈約仕梁武帝為左僕射尚書令左目重瞳子晉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都下無比

孫謙肉角南史

孫謙字長遜梁武時人也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狀施濂蔭屏風久則布被莞席夏曰無博帳而臥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年逾九十強壯如五六十者每朝會輒先眾到公門末年頭生貳肉角各長一寸十五年官卒時年九十二

張纘神爽南史

張纘字伯緒梁文獻皇后從父弟張弘策次子也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踈朗神采爽發梁武帝異之嘗曰張壯武云後

八世有逮吾者其此子乎後果顯達

呂僧珍奇相南史

呂僧珍字元瑜世居廣陵家甚寒微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事梁文帝為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七寸容貌甚偉嘗蒙敬之司空陳顯達出軍沔北見而呼坐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減深自努力

李諧貌異北史

李諧字虔和幼有風采東魏孝靖帝時趙郡李搔嘗過元義門下見之歸謂其父元忠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李諧也問之果然

崔子二天人北史

崔子約長八尺餘姿神儻異濟南崔氏祖孝儀實從見者

東魏孝靜帝武定中為平原公開封祭酒與兄子贍俱詣晉陽寄居佛寺贍長於子約歲每退朝夕立子約馮几對之儀望俱華儼然相映諸沙門竊窺之以為二天人也

李密黑色唐書

李密字玄邃隋文帝時以蔭為左親衛府大都督東宮千牛備身密額銳角方瞳子黑白明澈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兒顧眄不常無入衛它日述論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哉密大喜遂謝病去

王昭遠有貴相宋史

王昭遠形質魁偉有膂力善騎射太宗時補殿前指揮使初祖母郭氏嘗對昭遠母指昭遠曰此兒有貴相他日必至公侯指



昭懿曰此兒奉錢過二萬不能勝矣果皆如其言

欽若貴相事文類聚

宋王冀公欽若貌踈瘦舉正山野復贅於頸嘗以文謁錢公希白希白頗蔑視之有術者曰此乃人中之貴何可輕也公曰中堂內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曰第恐不免事不遠矣

### 怪相

人臣有怪異之貌

共工身面之異事文類聚

共工氏黃帝時諸侯也人面蛇身朱髮

公孫呂面長三尺事文類聚

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長七尺面長三尺而廣三寸名動天下

防風身橫九畝事文類聚

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身橫九畝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長狄也兄弟二人大害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射中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眉見於軾

南陽王保重八百觔事文類聚

晉南陽王保體質豐偉自稱八百觔喜睡不能御婦人年二十七薨

### 慮國

深計遠謀衛社稷者

關伯比諷楚子戒莫敖左傳

魯桓公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關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

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於冶父以聽刑楚子曰狐之罪也皆免之

韓獻子定遷都 左傳

魯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沉溺重陂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逸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祖朝諷論國政 說苑

晉獻公之時宋鄭小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駟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為乎向為藉呼車駟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劍涉血屠攸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

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合以者寧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有甘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宿以憂者乃立以為師也

孫臣止魏割地 戰國策

魏安釐王時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壅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函室夫欲壅者制地而欲地者制壅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

也魏王曰善雖然心吾以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群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知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昭昭謀立楚王 史記

楚懷王既留於秦楚大臣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潛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齊用其相計而歸其太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

莊辛論四子侈靡 戰國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

專淫逸侈靡矣。莊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拚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而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行乎天地之間，俛啄蚤蟲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飴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嚼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

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條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嚼鱉魚，仰嚙鵝，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器，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矰磡引微繳，折清風而耘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天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

命乎秦王墳壘塞之內而投己乎昆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淮北之地

賈誼慮諸侯強大 史記

賈誼漢文帝時拜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傳之文帝德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

霍去病志滅匈奴 前漢

霍去病武帝時為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何至學古兵法耳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

主父偃勸帝抑強 史記

主父偃漢武帝時為謁者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千里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又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其計

袁安憂國流涕 事文類聚

袁安漢和帝時為司徒每朝會憂念王室未嘗不流涕

衛瓘撫床 晉書

衛瓘字伯玉武帝太康時領太子少傅惠帝之為太子也闇弱

不親政事。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晏陵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

孔坦折庾冰 晉書

孔坦成帝時遷侍中，每發憤以國事為己憂，嘗從容言於帝曰：「陛下春秋以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諂諛善道，由是忤道守出為廷尉，怏怏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高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焉。」

張符進言不納 晉書

前秦主苻堅稱帝時，天鼓鳴，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名蚩尤旗，經太微，掃東井，自夏及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言於堅曰：「彗起尾箕，而掃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以堅誅慕容暉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慕容暉為尚書，慕容垂為京兆尹，慕容冲為平陽太守，符融聞之上疏於堅曰：『臣聞東山在燕，歷數彌久，逮于石亂，遂據華夏，跨有六州，南面稱帝，上下受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頻年勤而後獲，本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為猛獸不可養，狼子野心，往年星異災起於燕，願少留意，以思天戒。』臣據可言之地，不容嘿色。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昔劉向以肺腑之親尚莊，極言况於臣乎？堅報之曰：『汝為德未充而懷是非，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人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傾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於赤子，汝其息之，勿懷耿介。夫天道助

順脩德則禳災苟求諸已何懼外患焉

鍾惡地除專恣晉書

鍾惡地秦主苻堅時為吐谷渾安遠將軍辟奚長史辟奚三弟皆專恣惡地恐為國害謂司馬乞宿雲曰昔鄭莊公秦昭王以一弟之寵宗祀幾傾况今三孽並驕必為社稷之患吾與公忝當元輔若獲保首領以沒于地先君有問其將何辭吾今誅之矣宿雲請白辟奚惡地曰吾王無斷不可以告於是因群下入覲遂執三弟而誅之

程遐慮中山難輔少主晉書

後趙石勒時程遐言於勒曰中山王少勇權智群臣莫有及者觀其志也自陛下之外視之歲如兼荷子征歲久威振外內性又不仁殘忍無賴其諸子並長皆預兵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

快快不可輔少主也宜早除之以便入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已大雅冲幼宜任彊輔中山依命功臣親同魯衛方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也卿當恐輔幼主之日不得獨擅帝舅之權故耳吾亦當參卿於顧命勿為過懼也遐泣曰臣所言者至公陛下以私賜距豈明主開襟納說忠臣必盡之義乎中山雖為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不可以親義期也仗陛下神規微建鷹犬之効陛下酬其父子以恩榮亦以足矣魏任司馬懿父子終於鼎祚淪移以此而觀中山豈將來有益者乎臣因緣多幸託瓜葛於東宮臣而不竭言於陛下而誰言之陛下若不除中山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勒不聽

燕鳳慮王子幼冲北史

燕鳳字子章魏昭成時拜代王左長文使符堅還堅厚加贈遺

及昭成崩道武將遷長安鳳以道武幼弱固請於符堅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遺孫冲幼莫相輔立甘共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端皆不可獨任宜分部為二令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讐言其孰莫能先發此禦遷之上策待其孫長乃存而立之是陛下大患於亡國也堅從之鳳尋東還及道武即位歷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行臺尚書甚見器重

崔浩止太武遷國

北史

崔浩魏明元初拜博士祭酒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坦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云國家當都鄴大樂五十年勸帝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饑帝以問浩浩曰非長久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人畜無筭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一郡縣處榛林之下不便水

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阻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屬西及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事阻隔恒代千里之際頃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系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振伏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良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菓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帝深然之復使中貴人問浩曰今既無以至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秋無年額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帝於是分人詣山東三州就食出倉穀以粟之來年遂大熟

古弼遠慮

北史

古弼少忠謹善騎射魏太武時遷尚書令太武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太武大怒曰尖頭



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夫帝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為筆公屬官懼誅劾告之曰吾謂事君使田獵不過盤游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窺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為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寧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千此自吾罪帝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疋鹿十頭

郭子儀諫止遷都唐書

郭子儀肅宗時拜為關內副元帥鎮咸陽時程元振懼吐蕃之逼乃說肅宗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奏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嶠函襟馮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彊士勇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後或處而秦去而亡者不一姓故高祖先入關定天下太宗以來

居洛陽者亦鮮先帝興朔方誅慶緒陛下席西土踐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則然比吐蕃馮陵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略夫六軍皆市井人竄虛名逃實賦一日驅以就戰有百奔無一前又官登掩迷庶政荒奪遂令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陝服斯委任矣人豈秦地非良哉今道路流言不識信否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埃略盡百曹榛荒粟服不滿千戶井邑如墟豺狼群孽東薄鄭汴南界徐北綿懷衛及相千里蕭條亭舍不烟河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我且地狹阨裁數百里險不足防適為闔場陛下意者不以京畿新罹剽蹂國用不足乎昔蕭為狄滅文公廬于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况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為一諸侯下我臣願陛下斥素餐去冗食抑闍寺任直臣薄征弛役郵隱撫鰥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

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惟時邁亟還見宗廟謁園陵再造王家以幸天下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西決矣

李泌論和親 唐書

李泌字長源德宗貞元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回紇復使使者獻方物請和親帝不許泌曰陛下豈以陝州故憾乎帝曰然泌曰辱少華筆也牟羽可汗也知陛下即位必償怨乃謀先苦邊然兵未出為今可汗所殺矣今可汗初立遣使來告垂髮不剪待天子命而張光晟殺突董等雖幽止使人然卒完歸則為無罪矣帝曰然言則然顧朕不可負少華等奈何泌曰臣謂陛下不負少華少華負陛下且當時北虜君長身赴難同擊賊陛下在藩春秋未壯而輕度河入其營所謂冒豺

虎之場也為少華等計當先定會見禮臣猶危之奈何子然赴我今請和必舉南部南望陛下不之答其怨必深願聽昏而約用開元故事如突厥可汗稱臣使來者不過二白市馬不過千不以唐人出塞亦無不可者帝曰善乃許降公主回紇亦請如約詔咸安公主下嫁

陸贄勸帝下詔自咎 唐書

陸贄嘗為德宗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已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止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敕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贄有助焉

柳公綽遺言用瑀 唐書

柳公綽字寬文宗太和四年為河東節度使以病乞代授兵部尚書不任朝請忽顯左右召故吏韋長衆謂屬蜀諉以家事及長至乃曰為我白宰相徐州專殺李聽親吏非用高瑀不能安因瞑目不復語後二日卒

桑維翰退不忘國 五代史

桑維翰晉高祖時為樞密使日益見疎出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遣人陰白太后請為皇弟重睿置師傳帝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以為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屯中渡破樂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嘆曰晉不血食矣

合懋死不忘國 金史

阿离合懋景祖第八子也健捷善戰年十八在行間屢戰有功及太宗等勸進太祖未之許也阿离合懋景宗翰等曰今大功已集若不以時建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曰吾將思之收國元年太祖即位阿离合懋與宗翰以耕具九為獻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穡之艱難太祖敬而受之疾病上幸其家問疾問以國家事對曰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國俗多以良馬殉葬可禁止之乃獻平生所乘戰馬及以馬獻太宗使其子蒲里迭代為奏奏有誤語即晒之宗翰從傍為改定進奏訖薨年四十九上聞阿离合懋薨有奏事曰臨終不亂念及國家事真賢臣也上哭之慟

王三退而致恩 宋史

王旦字子明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為大理評事真宗大中祥符初進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歸家或不去冠帶人靜室獨坐家人莫敢見之旦弟以問趙安仁安仁曰方議事公不欲行而未決此必憂朝廷矣

李沆言主少恐生侈心宋史

李沆真宗時為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盱眙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憂我他日西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後契丹和親旦問何如沆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為然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參政也日之憂也

**韓琦憂國至老** 事文類聚

韓魏公宋真宗時為相雖在外其心常繫社稷至自老而心益篤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終日不食

范鎮鬚髮為白宋史

范鎮字景仁仁宗時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鎮曰今間言已入為之甚難鎮復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為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宰相王安石雖詆之

深切人更以為榮既退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

呂誨請蚤建白王嗣 宋史

呂誨字獻可仁宗時為殿中侍御史後出知江州正疏請蚤建皇嗣曰竊聞中外臣僚以聖嗣未立屢有密疏請擇宗人唯陛下思忠言奮獨斷以遏未然之亂又聞太史奏彗躔心宿請備西北按天文志心為天王正位前星為太子直則失執勢明則見祥今既直且暗而妖彗乘之臣恐咎證不獨在西北也自夏及秋雨淫地震陰感之沴國有冥符近者宗室之中詠言事露流傳四方人心駭惑窺覲之心可不防其漸哉領為社稷宗廟計審擇親賢稽今天意宸謀已定當使天下共知萬一有姦臣附會其間陽為忠實以緩上心此為患最大不可不察也仁宗以誨章付中書韓琦由此定議

富弼上書 宋史

富弼仁宗時為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有為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拂諫爭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為喜怒喜怒為用捨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慝得志又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為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

日累月所失亦多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大抵小人惟喜生事  
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上然之

杜衍憂國忘家 事文類聚

杜正獻公衍宋仁宗朝宰相一日憂見于色門生曰公今日何  
以不悅公曰適觀朝報行某事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  
見于色曰今日見朝報某人某人進用杜稷之福也公又曰孔  
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其荷國厚德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  
心獨未能忘國耳

呂誨臨終屬光 宋史

呂誨字獻可神宗時改知河南命未下而寢疾矣旋提舉崇福  
宮以病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醫者用術乖方妄投湯劑率  
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一身之微固無足恤柰九族之託

何蓋以身疾論朝政也誨三居言責皆以彈奏大臣而去一時  
推其鯁直居病困猶旦夕憤嘆以天下事為憂既革司馬光往  
省之至則日已瞑聞光哭慶然而起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  
為君實勉之光曰更有以見屬乎曰無有遂卒

張浚憂瘖 宋史

張浚字德遠進士第高宗時除樞密院編修官後除檢校少傅  
封和國公紹興十六年彗星出西方張浚將極論時事恐貽母  
憂母訝其瘖問故浚以實對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  
死於斧鉞不能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決上疏謂當今事勢  
譬如養成大病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謀之於心  
謹察情偽使左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

齊

呂頤浩會兵討逆 宋史

呂頤浩字元直高宗建炎三年改江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時苗傅劉正彥為逆逼高宗避位頤浩至江寧奉明受改元詔赦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遠遜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頤浩即遣人寓書張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浚亦謂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書來報起兵狀頤浩乃與浚及諸將約會會兵討賊時江寧士民洵懼頤浩乃檄揚惟忠留此以安人心

趙汝愚罷飲 宋史

趙汝愚字子百孝宗時擢進士第一簽書官寧國軍節度判官時聞四方水旱憂形于色江淮警報至為之流涕不食累日

同僚會晏汝愚悵然曰此寧諸君樂飲時眾為失色而罷

林大中思革弊政 宋史

林大中寧宗時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兼太子賓客嘗議誨和事上曰朕不憚屈已為民講和之後亦欲與卿等革韓侂胄弊政作家活耳大中頓首曰陛下言及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每語所親云吾年垂八十豈堪勞動徒以和議未成思體承聖訓以革弊倖為經久之計儻初志畧遂即乞身而歸矣

廉希憲止遷都 元史

廉希憲字善甫世祖至元十一年為北京行省平章政事十四年五月希憲以疾至上都太常卿田忠良來問疾希憲謂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天下視為根本近聞龍岡遺火延燒民居此

常事百慎勿令妄談地理者感動上意未幾果有數輩以徒置都邑事奏樞密副使張易中書左丞張文謙與之廷辯力言不可帝不悅明日召忠良質其事忠良以希憲語對帝曰希憲病甚猶慮及此耶其議遂止

### 安國

嘉謨善策安國家也

秦襄以功為諸侯 史記

秦襄公七年秦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立褒姒子為嫡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而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鄜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甘肅有功周避戎難東徙維也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並言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

### 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

華元安宋左傳

魯成公十五年宋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太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成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



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  
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遠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  
我納今將馳矣登立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澁閉門登  
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  
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子產為政左傳

魯襄公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  
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  
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  
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  
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  
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

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  
伯石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  
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

董襲安吳太妃之心

吳太書

董襲字元代長八尺武力過人漢獻帝時孫策為討虜將軍入  
會稽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偉之到署門下賊曹時山陰宿賊  
黃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策自出討襲身斬羅勃首還拜別部  
司馬授兵數千遷陽武都尉從策攻皖又討劉勲於尋陽伐黃  
祖於江夏策薨權年小初統事太妃喜愛之引見張昭及襲等問  
江東可保安不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  
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眾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  
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眾皆壯其言都陽賊彭虎等眾數萬人

龍衣與凌統步騭蔣欽各別分討襲所向輒破虎等望見旌旗便  
散走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遷偏將軍

王旦留守宋史

王旦真宗時為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  
元分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冠準臣  
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如何帝默然良  
久曰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  
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迎于郊忽聞後有騶訶聲驚視之乃  
旦也

## 安定國本

輔翼儲君以定國本者

張良謀請四皓前漢

高祖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吕后恐要張良  
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皆以上  
嫚媼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令  
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  
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吕后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  
四人四人至上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曰然不視事叔  
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  
太子侍四人者從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  
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迺驚曰吾求公公避逃我今  
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  
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  
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

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  
難動矣太子遂定是為孝惠帝

周昌不欲廢立 史記

漢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  
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  
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  
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見周昌為  
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

史丹伏青蒲泣諫 前漢

史丹字君仲元帝即位為附馬都尉侍中是時傅昭儀子定陶  
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上留好音樂  
而定陶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温

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迺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  
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  
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犬上望見太子感  
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  
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丹免冠謝上曰臣  
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  
母涕泣感傷陛下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為然意迺解上寢疾意  
忽忽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丹以親密  
臣得侍視疾候上間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  
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  
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以為太子  
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

以示群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大息曰吾日困勞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為嗣矣

羊琇為武帝畫策

晉書

羊琇字稚舒初武帝未立為太子而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恒有代宗之議琇密為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察文帝為政損益揆度應所顧問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識之其後文帝與武帝論當時之務及人間可否武帝答無不允由是儲位遂定

張泓代太子草對

晉書

張泓武帝時為東宮官車帝初為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召東宮官屬使以尚書事令太子決之不能對賈妃遣左右代對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與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斷不可引書妃從之泓乃具草令太子書之武帝覽而大悅太子遂安

卜韓諫曜立胤

晉書

偽趙主劉曜世子胤初遭斯準之亂沒于黑匿郁鞠部至是胤自言郁鞠大驚資給衣馬遣子送之曜對胤悲慟嘉郁鞠忠款署使持節散騎常侍忠義大將軍左賢王胤字義孫美姿貌善機對始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眉鬢如畫趙主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豈同義真乎固當應為卿之冢嫡卿可思文王廢伯邑考立武王之意也曜曰臣之藩國僅能守祭祀便足矣不可

以亂長幼之倫也聰曰卿勲格天地國兼百城當世祚太師受專征之任五侯九伯得專征之者卿之子孫柰何言同諸蕃國也義真既不饒遠追太白高讓之風吾不過為卿封之以一國義真矐子儉之字也於是封儉為臨海王立胤為世子胤雖少離心難流躓殊荒而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曉捷如風雲矐因以重之其朝臣亦屬言焉矐於是顧謂群下曰義孫可謂歲寒而不凋涅而不淄者矣義光雖先已樹立然冲幼儒謹恐難孚為今世之儲貳也懼非所以上固社稷下愛義光義孫年長明德又先世子也朕欲遠追周文近蹤光武使宗廟有太山之安義光饗無疆之福於諸卿意何如其太傅呼延晏等咸曰陛下遠擬周漢為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實亦宗廟四海之慶左光祿卜泰太子太保韓

廣等進曰陛下若以廢立為是也則不應降日月之明垂訪群下若以為疑也固思聞臣等異同之言竊以誠廢太子非也何則昔周文以未建之前擇聖表而起樹之可也光武緣母色而廢立豈足為聖朝之模範光武誠以東漢纂統何必不如明帝皇子胤文武才略神度弘遠信獨絕一時足以擬蹤周發然太子孝友仁慈志尚冲雅亦足以堂負聖基為承平之質主何况儲宮者六合人神所繫望也不可輕以廢易陛下誠實爾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詔矐默然胤前泣曰慈父之於子也當務存尸鳩之仁何可替熙而立臣也陛下謬恩乃爾者臣請死於此以明赤心且陛下若愛忘其醜以臣微堪指授亦當能輔道義光仰遵聖軌因歔欷流涕悲感朝臣矐亦以太子羊氏所生羊有寵哀之不忍廢乃止

徐光奏太子預政 晉書

後趙主石勒第二子宏初為世子勒僭位位為太子虛襟愛士好為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

高允諫立儲嗣 北史

高允字伯恭魏太武神麤三年為從事中郎領秘書監進爵梁城侯後從獻文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其伐頌帝覽而善之帝時有不豫以老文冲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召問允進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陛下上思

宗廟託附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於是傳位於孝文  
允帛百匹以標忠亮

陸馥定立太子 北史

陸馥為選部尚書錄留臺事及魏獻文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隴西王源思遠固諫馥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海瞻望不可橫議干國之紀臣請刎頸歿庭有死無二久之帝乃解詔曰馥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馥為太保與太尉源賀持節舉皇帝璽統傳位於孝文

魏收言根本不可動搖 北史

魏收字伯起初除太子博士後為太子少傅齊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魏收謂楊愔曰古人云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山令

臣下疑貳疑貳若實便須決行若戲此言魏收既忝師傅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惜以收言奏帝自此便止

宋璟奏安儲君 唐書

宋璟當睿宗立時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太平公主不利東宮嘗駐輦光範門伺執政以諷璟曰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乃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於外帝不能用

韋安石開悟睿宗 唐書

韋安石睿宗立授太子少保改封郟國復為侍中中書令進開府儀同三司太平公主有異謀欲引安石數因其壻唐叡邀之拒不往帝一日召安石曰朝廷傾心東宮卿胡不察對曰太子仁孝天下所稱且有大功陛下今安得亡國語此必太平公主計也帝矍然曰卿勿言朕知之主竊聞乃構飛變欲訊之賴鄭元振保護免

張九齡拒讒言安儲位 唐書

張九齡仕唐玄宗時為相諤諤有大臣節當是時玄宗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心有與公為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

張九齡味廢儲貳 唐書

太子瑛母以倡進善歌舞鄂光二王母亦以色選及武惠妃得寵而太子二王以母大職頗怏怏惠妃譖太子于玄宗玄宗大怒召宰相議廢之張九齡諫曰太子諸王日受聖訓天下共慶

宗何一日棄三子昔昔獻公惑驪姬讒申生憂死國亂漢武帝  
信江充禍及太子京師喋血晉惠帝有賢子晉后譖之乃至喪  
亡隋文帝聽后言廢太子勇遂失天下今太子無過二王賢父  
子之道天性也雖有失尚當掩之惟陛下裁赦帝默然太子得  
不廢

李泌諫立廣平王 唐書

李泌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泌至帝以為廣平王行軍司馬  
始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白帝曰建寧王誠賢然廣平家  
嗣有君人量豈使為吳太伯乎帝曰廣平為太子何假元帥泌  
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為儲副得耶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  
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

李泌諫諸 唐書

李泌字

德裕

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太子妃有

母御國公也坐蠶繭出也知怒書太子太子不知所對  
入帝數稱以賢泌端坐言竇立其曰陛下有一子而疑  
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  
帝赫然曰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為臣言之陛下有  
嫡子以為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  
族邪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佗日陛下  
悔曰我惟子殺之泌不吾諫吾亦殺爾子則臣絕祀矣雖有  
兄弟函非所歆也即噫鳴流涕因稱昔太宗詔太子不道藩三  
窺伺者兩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賢得無窺伺乎若太子  
得罪請亦廢之而立皇孫千秋萬歲後天下猶陛下子孫有也  
且封國為女妬忌而蠱惑東宮豈可以妻母累太子乎執垂



數十意益取帝乃寤太子乃得安

鄭綱草詔立儲唐書

鄭綱字文明德宗時為翰林學士貞元二十年順宗不豫瘖不能言王叔文與牛美令用事權震中外憚廣陵王雄睿欲危之帝召綱草以太子詔綱不請輒書曰立嫡以長跪白之帝領乃定憲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克寧請立皇孫金史

金世宗自上京還次天平山清暑皇太子薨公京師諸王妃主入宮弔哭奴婢從入者多頗喧雜不嚴徒單克寧遣出之身護宮門嚴飭殿廷宮門禁衛如法然後聽宗室戚入臨從者有數謂東宮巨屬曰主上巡幸未還宮闕太子幸至于大故汝等此時能以死報國乎吾亦不  
色俱厲聞者

然敬憚章示時為金源郡王哀毀過甚克寧誅曰哭泣常禮也

郡王身居外嗣豈以常禮而忘宗社之重乎且太子侍讀完顏

匡曰爾侍太子日久親臣也郡王哀毀過甚爾當固諫謹視郡

王勿去左右世宗在太平山皇太子訃至哀慟者屢矣聞克寧

嚴飭宮衛護皇孫嘉其忠誠而愈重之世宗還京師克寧表

請立金源郡王為皇太孫以承天下之望其略曰今宣孝皇太

子陵寢已異東宮虛位此社稷安危之事陛下明聖超越前古

寧不察此事貴果斷不可緩也緩之則起覬覦之心來讒佞之

言讒佞之言起雖欲無疑得乎茲事深可畏大可慎而不畏不

慎豈惟儲嗣之虛而骨肉之禍自此始矣臣愚不避危身之罪

伏願亟立嫡孫金源郡王為皇太孫以釋天下之惑塞覬覦之

端絕構禍之萌則宗廟獲安臣民蒙福臣備位宰相不敢不盡

言惟陛下裁察章宗雖封原王為丞相克寧猶以未正太孫之位屢請於世宗世宗嘆曰克寧社稷之臣也

張行信乞早定太子 金史

張行信字信甫東海侯時為左諫議大夫宣宗即位改貞祐行信以皇嗣未立無以係天下之望上疏曰自古人君即位必立太子以為儲副必下詔以告中外竊見皇長子每遇趨朝兩東宮儀衛及采丹墀遂列諸王班况已除侍臣而今未定其禮可謂名不實言不順矣昔漢文帝元年首立子啓為太子者所以尊定廟社稷也願與大臣詳議酌前代故事蚤下明詔以定其位慎選百僚輔成德器則天下幸甚 嘉納之

疑準贊之襄王 宋史

送準太子 自青州書入見帝足創其白髮以不准且曰

卿來何緩耶準對曰臣非召不 可上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 君 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 天下 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公 望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帝遂以襄王為開封尹改封壽王於 北 為皇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增宮中皆前賀復出廷準飲極醉而罷

王曾白后輔立太子 宋史

王曾字孝先真宗天禧中遷吏部侍郎兼太子賓客真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皆決於后中外以為憂錢惟演后戚也曾密語惟演曰太子勿非中宮不能方加恩

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為然因以白后  
帝崩曾奉命入殿廬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  
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  
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  
遂不敢去

韓琦定立英宗 宋史

韓琦字稚圭仁宗時為宰相請建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  
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  
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  
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  
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  
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脩極言之會司馬光呂

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  
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  
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立名帝以宗實告宗實  
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宗  
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  
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  
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  
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堅臥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  
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為皇子

司馬光勸立英宗 宋史

司馬光仁宗時直秘閣帝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  
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

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  
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  
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  
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意謂即行今寂  
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不祥之事小人  
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  
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  
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  
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為皇  
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之辭不賢之富至于旬月其賢於人遠  
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且必入  
英宗遂受命

王珪草詔立英宗

宋史

王珪仁宗時為侍讀學士帝欲立皇子中書召珪作詔王珪曰  
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  
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脩聞而  
歎曰真學士也

張方平贊立神宗

宋史

張方平為學士承旨英宗不豫召方平至福寧殿帝馮几言言  
不可辨方平進筆請迺書云來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  
必穎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神宗即  
位

阿魯渾薩理奉寶儲皇

元史

阿魯渾薩理世祖至元三十一年加守司徒集賢院使領太史

院事初裕宗即世世祖欲定皇太子未知所立以問阿魯渾薩理即以成宗為對且言成宗仁孝恭儉宜立於是大計乃決成宗及裕宗皇后皆莫之知也數召阿魯渾薩理不往成宗撫軍北邊帝遣阿魯渾薩理奉皇太子實于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即位語阿魯渾薩理曰朕在潛邸誰不顧事朕者惟卿雖召不至今乃知卿真得大臣體自是召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等

脫脫定皇太弟 元史

脫脫武宗至大三年尚書省立遷右丞相三寶奴等勸武宗立皇子為皇太子脫脫方獵于柳林遣使亟召之還三寶奴曰建諸議急故相召耳脫脫驚曰何謂也曰皇子浸長聖體近日倦勤諸副所宜早定脫脫曰國家大計不可不慎曩者太弟躬定大事功在宗社位居東宮已有定命自是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者我一憲章縱不能有所匡贊何可隳其成憲三寶奴曰今日兄已授弟後日叔當授姪能保之乎脫脫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三寶奴雖不以為然而莫能奪其議也

直言 此言不忠非者

子魚勉君者德

魯僖公十九年秋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昔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遂脩教而復伐之因曼仲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人君德教之有所以

宗及裕宗是皆賢之知也數召阿... 北邊帝遣阿魯渾薩理奉皇太子... 位語阿魯渾薩理曰朕在清... 今乃知卿真得大臣體自... 莫謂奪其藉也

淵曰吾非不下命於夫其計天... 其功三寶效曰今日... 與好者其孰能... 寧章雖不謂育... 國贊何下擊

#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五

## 臣門

### 直言

出言不忌直指是非者

子魚勉君省德 左傳

魯僖公十九年秋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昔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蓋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沈尹成言築城勞民 左傳

魯昭公十九年楚人城州來沈尹成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楚平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成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讐今官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晏子喻無死之樂左傳

魯昭公二十年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之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晏子因彗星進言史記

魯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齊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

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

師曠言勞民致說苑

晉平公築鹿祁之室石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有神憑焉不然民聽之濫也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屈盡百姓疾怨莫安其性石言不亦可乎

鮑叔直對說苑

鮑叔直對說苑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  
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  
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刻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為葵丘之  
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義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  
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  
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  
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誣於一劍非武也姪婦  
不離懷社非文也凡為不善過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  
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  
乎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

祝簡訟

一祝不勝萬詛新序

中行寅將亡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祝犧牲不肥澤

且齋戒不敬邪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  
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  
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  
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為祝有益於國乎  
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  
亡不亦宜乎祝  
何罪中行子乃慚

今之對始皇行桀紂之道說苑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議曰古者五帝  
繼孰是將為之博士七十餘人未荅鮑白令之  
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  
一王以天下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  
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為五帝之禪非



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今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說之不解則死今之對曰臣請說之陛下築臺千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之簾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與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駁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聞然無以應之面有慙色久之曰今之之言乃令衆醜我遂罷謀無禪意也

子胥極言吳王非是吳越

吳太宰嚭伐齊軍臨止郊吳王謂嚭曰行矣無忘有功無赦有罪愛民養士視如赤子與智者謀與仁者友太宰嚭受命遂行吳王乃大夫被離問曰汝常與子胥同心合志并慮一謀寡人興師伐齊子胥獨何言焉被離曰子胥欲盡誅於前王自謂老

狂耳目不聰不知當世之所行無益吳國王遂伐齊齊與吳戰於艾陵之上齊師敗績吳王還乃讓子胥曰吾前王獲德明達於上帝垂功用力為子西結疆讎於楚今前王譬若農夫之文殺四方蓬蒿以立名子荆蠻斯亦大夫之力也大夫昏老而不自安生變起詐怨惡而出出則罪吾士衆亂吾法度欲以妖孽挫衄吾師賴天降哀齊師受服寡人豈敢自詆其功乃前王之遺德神靈之祐福也若子於吳則何力焉伍子胥攘臂大怒釋劍而對曰昔吾前王有不庭之臣以能遂疑計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所患外不憂此孤僮之謀非霸王之事天所未棄必趨其小喜而近其大憂王若覺寤吳國世世存焉若不覺寤吳國之命斯促矣負不忍稱疾辟易乃見王之為檢負誠前死掛吾目於門以觀吳國之喪吳王不聽

計覲進對越王 吳越

越王召群臣與之盟曰寡人獲辱受耻上愧周王下慙晉楚幸蒙諸大夫之策得返國修政富民養士而五年未聞敢死之士雪仇之臣柰何而有功乎群臣默然莫對者越王仰天歎曰孤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孤親被奴虜之厄受凶賊之耻不能自輔須賢任仁然後討吳重負諸臣大夫何易死而難使也於是計覲年少官卑列坐於後乃舉手而趨席而前進曰謬哉君王之言非大夫易見而難使君王之不能使也越王曰何謂計覲曰夫官位財幣金賞者君之所輕也操鋒履艾命殺死者士之所重也今王易財之所輕而責士之所重何其殆哉於是越王默然不悅面有愧色

甯芮直言為却非 鞅國策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魏子患之庸芮為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贖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樊噲排闥 前漢

高帝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群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過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備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鄧公開悟景帝 前漢

鼂錯為御史大夫景帝時諸侯彊大錯恐其為亂建削其支郡  
吳楚七國反以誅錯為名爰盎素與錯有怨勸帝殺錯以謝吳  
楚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為將還上書言軍事  
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及數  
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  
士掛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  
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  
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  
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錯所更令三上章諸侯謹諱錯父  
公為不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為也錯曰  
固也如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日劉氏安樂而鼂氏危吾  
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連身

王章言王鳳專權蔽主前漢

王章為京兆尹成帝時復日蝕章上封事求見果言王鳳專權  
殺主之過宜廢勿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  
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䟽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  
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復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  
欲遂退

王嘉言不可侯邪佞前漢

王嘉哀帝時為丞相息夫躬孫寵上變事東平王坐誅嘉內疑  
東平獄事爭不欲侯董賢等嘉固言董賢恭盛寵躬皆傾覆有  
佞邪材恐必撓亂國家不可任用嘉以此得罪矣

戴憑諫光武禁將導後漢

戴憑字次仲習京氏易光武時拜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謂  
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

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  
膚受之愬遂致禁錮世以是為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  
出自繫廷尉有詔勅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蹇諤之節而有狂  
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偷生苟活誠慙聖朝帝即勅尚書解導  
禁錮

爰延直對後漢

爰延字季平漢桓帝時為侍中帝遊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  
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  
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  
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而稱朕違敬闕矣

蔣濟非詔魏書

蔣濟字子通魏文帝時為散騎常侍時有詔賈侯嵩曰卿腹心

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加之患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  
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對曰未有他善  
但見亡國之語耳帝作色問故濟具以答因曰作威作福書之  
明誠天子無戲言惟陛下祭之帝即遣追取前詔

高順言誤不可數魏書

高順漢獻帝時為呂布將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吾忠臣明  
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  
數也布知其忠不能用

陳泰言當誅賈充魏書

陳泰字玄伯為太常初魏高貴鄉公之弒也賈充成濟刺帝刃  
出于背司馬昭會朝臣謀其故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顛召之顛  
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

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昭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昭曰為吾更思其次秦曰秦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昭乃不更言

虞翻招昭斥言吳書

虞翻仕孫權為騎都尉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

劉毅以武帝比桓靈晉書

晉武帝南郊禮畢喟然問劉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為政又平吳會混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

有道臣故不同也

明預病諫晉書

苻晞字道將出於孤微懷帝時位至上將志頗驕盈刑政苛虐遼西閔身以書因諫晞怒殺之從事中郎明預有疾居家聞之乃輦病諫曰閔亨美士奈何無罪殺之晞怒曰我自殺閔亨何關人事而輦病來罵我預曰明公以禮見進預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如遠近怒明公何昔堯舜以和理而興桀紂以惡逆而滅天子尚然况人臣乎願明公置怒而思預言晞有慙色

何充不阿晉書

何充字次道風韻澹雅文士我見稱晉元帝時為大將軍王敦掾敦兄含時為廬江郡貪汙狼藉敦嘗於坐中稱曰家兄在郡定圭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

然

黃斌忠直 晉書

張駿字公庭元帝時為涼州牧議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為宜參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駿問其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篤俗齊物既立必行不可寢隆也若尊者犯令則法不行矣駿屏執改容曰夫法唯上行制無高下且微黃君吾不聞過矣黃君可謂忠之至也於坐擗推為焯煌太守

郭舒歷言還地 晉書

郭舒字稚行明帝時王敦以舒監襄陽軍因敦謀逆舒諫不從使守武昌高官督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為營樂凱言於王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瞻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愛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大云是我地邪凱懼不敢言郭舒曰

公聽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掐鼻灸眉頭舊疾復發邪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為勝堯舜邪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與古人相遠敦曰卿欲何言舒曰繆坦可謂小人疑誤視聽奪人私地以強凌弱晏子稱君曰其可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衆咸壯之

王銓鄙彫 晉書

梁孝王彤字子微嘗大會謂參軍王銓曰我從兄為尚書令不能啖大鸞大鸞故難銓曰公在此獨爵尚難矣彤曰長史大鸞為詐曰盧播是也彤曰是家吏隱之耳銓曰天下咸是家吏便恐王法不可復行彤又曰我在長安作何等不善因指單衣補憶以為清銓荅曰朝野望公舉薦賢才使不仁者遠而位居公

輔以衣補憾以此為清無足稱也彤有慙色

封孚以桀紂方超

晉書

封孚字慶道慕容寶僭位累遷渤海太守慕容德至宮城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以為慶喜於得卿也及慕容超嗣位政出權嬖多違舊章執憲日頽殘虐滋甚孚屢盡匡救超不能納也後臨軒謂孚曰朕於百王可方誰孚對曰桀紂之主超大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為改容司空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亢厲宜應還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

盧志說張方止焚宮室

晉書

河間王顥字文載安平獻王孚孫大原烈王瓌之子也顥聞王浚起兵遣右將軍張方救鄴方聞成都軍敗頓兵洛陽不敢進縱兵虜掠密欲遷都長安將焚宗廟宮室以絕人心鄴令盧志說

方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為襲之乃止

姚弋仲彊正

晉書

姚弋仲事後趙石勒時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及石季龍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季龍累召之乃赴正色謂季龍曰柰何把臂受託而返奪之乎季龍憚其彊正而不之責

徐光言石勒心腹之患

晉書

後趙中書令徐光復承間言於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海內而神色不悅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書執不一司馬家猶不絕於丹楊恐後之人將以吾為不應符錄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為憂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

承漢運為正朔帝王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吳雖跨江東豈有虧魏美陛下既苞括二都為中國帝王彼司馬家兒復何異玄德李氏亦猶孫權符籙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四支之輕患耳中山王籍陛下指授神畧天下皆言其英武况於陛下兼其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伊霍之忠父子爵位之重勢傾王室觀其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曲讒有輕皇太子之色陛下隱忍容之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荆棘此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

臧熹正對

南史

臧熹字義和從宋武帝入京城進至建鄴桓玄走武帝便使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府庫有金飾樂器武帝問熹卿欲此乎熹正色曰主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室雖復不肖實無情於樂帝笑曰聊以戲耳

延之醉言無隱

南史

顏延之字延年為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為宋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遂士庶婦仰帝常與之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周子參乘素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既褊激無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回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譔之顏彪

虞愿言佛寺有何功德

南史

宋明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刹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虞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



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為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馳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已復召入

虞愿諫圍碁南史

宋明帝與王抗圍碁依品賭戲抗饒借帝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為信然好之愈篤虞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賜猶異餘人

袁昂言家無少年南史

袁昂字千里梁武帝時為尚書左僕射尋為尚書令時僕射徐勉勢傾天下在昂處宴賓主甚歡勉求昂出內人傳孟昂良久不出勉苦求之昂不獲已命出五六人始至齋問昂謂勉曰我無少年老嫗並是兒母非王妃母便是主大家今令問評卿勉聞大驚求止方知昂為貴昂在朝謇諤世號宗臣

柳津直對南史

柳津字元舉梁武帝時封雲杜侯侯景圍城既急梁武帝召柳津問策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可平

謝舉守正南史

梁邵陵王綸於婁湖立園廣讌酒後好聚眾賓冠手自裂破投之唾壺皆莫敢言謝舉嘗預宴王欲取舉憤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王屢召不返甚有慙色

孝芬辨偽北史

崔孝芬字恭梓明帝時兼尚書右丞為徐州行臺孝芬將發入辭靈太后謂曰卿女今事我兒與卿是親曾何相負而內頭元義車內稱此嫗須了却孝芬曰臣蒙國厚恩義無斯語假有斯語誰能得聞若有此聞即此人於元義親密過臣遠矣乞對之

足辨虛實太后乃有愧色

楊素為父求贈北史

楊素字處道楊敷之子也周武帝親總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又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晤其言贈敷使持節大將軍譙廣復三州刺史謚曰忠壯

裴肅忠言致遐遠之任北史

裴肅字神封貞亮周武帝天和中舉秀才累遷御正下大夫隋文帝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歷朔州總管長史貝州俱有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頴俱廢黜遣使上書言高頴天挺良才元勳佐命願錄其大功忘其小過二廢人得罪已久寧革心願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得遷善漸更增益如

或不悅貶削非晚書奏上謂楊素曰肅憂我家事如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皇太子聞之謂七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為也衡曰觀肅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太子甚不悅肅至京見上於含章殿上謂曰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並皆同母非為愛憎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意既已罷遣之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表遐遠希旨授肅永平郡丞甚得夷人心歲餘卒夷僚思之為之齋於鄴江之浦

榮建緒直對隋文北史

榮建緒性直亮有學仕周武帝為戰師平齊後留鎮鄴與楊堅有舊堅為丞相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耳建緒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言非僕所聞堅不悅遂行開

皇初來朝隋文帝謂之曰卿亦悔否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無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雲起言如藥石 唐書

韋雲起隋開皇中以明經補符璽直長嘗奏事文帝前帝曰外事不便可言之時兵部侍郎柳述侍雲起即奏述性豪侈未嘗更事特緣主壻私恠兵要議者謂陛下官不擇賢此不便者帝顧述曰雲起言而藥石也可師之

世長直對陞拜 唐書

蘇世長唐高祖時授玉山屯監引見玄武門與語平生調之曰卿自謂佞邪直邪對曰愚且直帝曰若直者何為背賊婦我對曰洛陽平天下為一臣智窮力屈乃歸陛下使王世充不死臣

據漢南尚為勅敵帝大笑嘲曰何名長而意之短口正而心之邪世長曰名長意短誠如聖旨口正心邪不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侯之臣舉山南以歸唯蒙屯監帝悅拜諫議大夫

世長諫獵 唐書

蘇世長唐高祖時拜諫議大夫嘗從獵涇陽大獲帝入旌門詫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機事游獵不滿十旬未為樂也帝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邪曰為臣計則狂為陛下計忠矣時武功郿新經突厥寇掠鄉聚凋虛帝將遂獵武功世長諫曰突厥向盜劫入陛下救卹之言未出口又獵其地殆百姓不堪所求帝不聽

名振辯對 唐書

程名振太宗時轉涖州刺史太宗征遼東召問方略不合旨帝勃然詰之名振辯對益詳帝意解謂左右曰房玄齡常在朕前見朕嗔餘人色不能主名振生平不識我一旦誚讓而辭吐不屈奇士執拜右驍衛將軍平壤道行軍總管

元忠正對唐書

魏元忠唐高宗時遷監察御史帝嘗從容曰外以朕為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以帝曰我適用之間其死顧已無及元忠曰劉蕡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為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慙

子玄諫赦唐書

劉子玄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

失子玄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今群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把椎挽脫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徒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

良嗣弭利唐書

蘇良嗣唐武后垂拱初遷冬官尚書拜納言封溫國公留守西京賞遇尤渥尚方監裴匪躬案諸苑建言薦采蔬儲利佐公上良嗣曰公儀休一諸侯相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人爭利遂止

佺先直言對武后唐書

裴佺先未冠推蔭為太僕丞父炎死坐流嶺南上變求面陳得失武后召見盛氣待之曰炎謀及法當誅尚何道佺先對曰陛

下唐家婦身何先帝顧命今雖臨朝當責任大臣須東宮年就德成復子明辟奈何遽王諸武斥宗室炎為唐忠臣而戮逮子孫海內憤怨臣愚謂陛下宜還太子東宮罷諸武權不然豪桀乘時而動不可不懼后怒命曳出杖之朝堂長流灤州

求禮言非瑞 唐書

王求禮武后時為左拾遺監察御史久視二年三月大雨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為瑞率群臣入賀求禮讓曰宰相燮和陰陽而季春雨雪乃災也果以為瑞則冬月雷滌為瑞雷邪味道不從既賀者入求禮即厲言今陽氣憤并而陰冰激射此天災也主荒臣佞寒暑失序戎狄亂華盜賊繁興官少偽官多百司求賄不入伊天有瑞何感而來哉群臣震恐后為罷朝

求禮言相祿可廢 唐書

王求禮唐武后時為左拾遺監察御史契丹陷幽州饋輓屈竭左相豆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以上兩月俸助軍興王求禮曰公祿萬鍾正可輟仰祿之人可奈何欽望拒不應既奏求禮歷階進曰天子富有四海何待九品俸使宰相等之以濟軍國用乎姚璿曰秦漢皆有稅筭以佐軍求禮不識大體對曰秦漢虛天下事邊柰何使陛下効之后乃止

魏元忠抑求皇太女 唐書

魏元忠中宗在東宮為檢校左庶子後中宗立召為衛尉卿同中書門下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求為皇太女中宗以問元忠曰公主而為皇太女駙馬都尉當何名主恚曰山東本彊安知禮阿母子尚為天子我何嫌官中謂武后為阿母子故主稱之元忠固稱不可自是語塞

張廷珪唐玄宗時為黃門侍郎開元初周利真授夷州刺史廷珪執奏曰陛下英斷聖明四海心服所謂英斷殄凶逆正朝廷是也所謂聖明辨忠邪信賞罰是也利真宗武舊黨鉅倖桓敬自陛下登宸極布新政奪其班級遷之遐荒以允天下之望義士猶以罰輕為望今錫以朱紱委以藩維是絀姦不必行也疏入遂寢未幾復授黔州都督加朝散大夫廷珪又表還制書曰利貞險薄小人附會三思傾危朝廷殺害功臣人神憤惋痛毒至今東都搜掩其家得金銀錦繡冒違制令當加重貶且久據朝廷捷給便佞見忠於君者猶仇讎然使之入朝則亂國撫俗則傷人今擢典要藩繇六品遷三品何往日罰之而今日賞之玄宗乃止會廷珪罷起為辰州長史

齊澣言毛仲小人唐書

玄宗時齊澣為汴州刺史時中書令張說擇丞轄以王丘為左澣為右李元紘杜暹當國表宋璟為吏部尚書澣及蘇晉為侍郎世謂臺選嘗奏事玄宗指政事堂曰非卿尚誰居者是時開府王毛仲寵甚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相婚嫁毛仲奏請無不從澣乘間曰福順與兵馬與毛仲為婚家小人寵極則姦生不預圖且有後患高力士小心謹畏加官人可備禁中驅使腹心所委何必毛仲哉後毛仲果貶瀼州福順壁州毛仲四子悉奪官貶惡地

張廷珪言御史不可決杖萬年龜鏡

唐明皇以張廷珪為黃門侍郎時監察御史蔣挺坐法敕令朝堂杖之廷珪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即殺當

流即流不可決杖士可移不可辱也時人服其得體

李揆諫止皇后之號 唐書

乾元二年宗室請上皇后號曰翊聖肅宗問李揆對曰前代后妃終則有謚景龍不君韋氏專恣乃稱翊聖今陛下動遵典禮奈何踵其亂哉帝驚曰幾誤我家事遂止

李唐悟帝 唐書

肅宗張后與李輔國謀徙上皇西內端午日帝召見山人李唐帝方擁幼女顧唐曰我念之無恠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當念陛下帝泣然涕下而內制於后卒不敢謁西宮

張鑑奏奴告主 唐書

張鑑字季權一字公度唐德宗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郭子儀婿太僕卿趙縱為奴告下御史劾治而

奴留內侍省鑑奏言貞觀時有奴告其主謀反者太宗曰謀反理不獨成尚當有佗人論之豈籍奴告耶乃著令奴告主者斬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凌上教本既脩悖亂不萌頃者長安令李濟以奴得罪萬年令霍晏因婢生譴輿臺下類主反畏之悖慢成風漸不可長建中元年五月辛卯詔書奴婢告主非謀叛者同自首法並準律論由是獄訴哀息今縱事非叛逆而奴留禁中獨下縱獄情所不厭且將帥功孰大於子儀冢土僅乾兩婿前已得罪縱復繼之不數月斥其三婿假令縱實犯法事不緣奴尚宜錄勲念亡以後蕩宥况為奴所愬耶陛下方貴武臣以討賊彼雖見寵一時不能忘懷於異日也帝納之貶縱循州司馬杖奴死鑑召子儀家僮數百暴示奴尸

李勉論奸 唐書

李勉字玄卿德宗時為檢校司徒平章事貞元初帝起盧杞為  
刺史素高還詔不得下帝問李勉曰衆謂盧杞姦邪朕顧不知  
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時建其  
對然自是益見疏居相二歲辭位以太子太師罷卒年七十二  
贈太傅謚曰貞簡

柳渾不赴賀唐書

柳渾字夷曠唐德宗時遷兵部侍郎封宜城伯帝嘗親擇吏宰  
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柳渾獨不賀曰此特京  
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  
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

柳渾斥李羔唐書

柳渾唐德宗時因左丞田季羔從子伯彊請賣私第募兵助討

吐蕃渾言於帝曰季羔先朝號名臣田祖以來世孝謹表闕下  
門隋時舊第惟田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計豈容不肖子毀門構  
徼一時俸損風教哉請薄責以示懲沮帝嘉納

孟容言齊總無功唐書

許孟容字公範德宗時遷給事中時京兆上言好時風電害稼  
德宗遣宦人覆視不實奪尹以下俸孟容曰府縣上事不實罪  
應罰然陛下遣宦者覆視紊綱紀宜更擇御史一人參驗乃可  
不聽浙東觀察使裴肅諉判官齊總暴斂以厚獻獻天子所欲  
會肅卒帝擢總自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為衢州刺史衢大州  
也孟容遂制曰方用兵處有不待次而擢者今衢不他虞總無  
功越進超授羣議謂何且總本判官今詔書乃言權知留後攝  
都團練副使初無制授尤不見其可假今總有可錄宜暴課最



解中外之惑會補闕王武陵等亦執爭於是詔中停帝召謂曰使百執事皆如卿朕何憂邪自袁高爭盧杞後凡十八年門下無議可否者至孟容數論駁四方知天子開納多士浩然想見其風

呂元膺謹言切直 事文類聚

唐呂元膺字景大唐德宗時遷諫議大夫規駁諫議大舉其職出為刺史中謝上問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詞氣激切上嘉之翌日謂宰相曰呂景大有謹言直氣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

盧杞言官豕食之方便 事文類聚

盧杞為魏州刺史奏言魏有官豕三千為民患德宗曰徙之沙死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漢帝曰寧魏而憂他州宰相才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

竇群難進 事文類聚

唐竇群隱居毗陵以節槩聞召為左拾遺遷侍御史入蕃使判官群因入對奏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澤擢臣為拾遺是難其進也今陛下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用為和蕃判官一何易也德宗異其言留為侍御史

李絳骨鯁 唐書

李絳字深之唐憲宗時累遷同平章事方江淮歲儉人民荐飢有御史使還奏不為災帝以語絳答曰方隅皆陛下大臣奏孰不實而御史苟悅陛下耳凡君人者當任大臣無使小臣得以間顯出其名顯責之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下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為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為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

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為鄙去京師遠不千里  
烽燧相接也加此水旱無年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銷志求濟  
時之畧渠便高枕而卧哉帝人謂左右曰絳言骨體真宰相也  
遣使者賜醪釀酒

李中敏因大旱言申錫之枉唐書

李中敏字歲之憲宗時擢進士鄭注誣逐宰相宋申錫天下以  
目文宗大和六年大旱帝內憂詔詢所以致雨者中敏時以司門  
員外郎上言雨不時降夏陽驕愆苗欲槁枯陛下憂勤降德音  
俾下得盡言臣聞昔東海誤殺一孝婦大旱三年臣頃為御史  
臺推囚華封儒殺良家一人陛下赦封儒死然三人者亦陛下  
下赤子也神策士李秀死禁衛刑此流宋申錫位  
宰相生平績致一不受人忌之陷不測之辜獄不

參驗銜恨而沒天下士皆指目鄭注臣知數冤必列訴上帝云  
之降災殆有由然漢武帝國用空竭桑弘羊興筦權之利然卜式  
請烹以致雨况申錫之枉天下知之何惜斬一注以快忠臣之  
冤則天且雨矣

魏謩諫觀史唐書

魏謩字申之文宗時為起居舍人因帝索起居注謩奏古有左  
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為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  
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既當觀之矣謩曰向者取觀史氏失  
職陛下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以為史且  
後何信哉乃止

德裕言李訓小人唐書

唐文宗暴感風害語言鄭注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薦

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李德裕曰昔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以傾頽也今訓小人頃咎惡暴天下不宜引致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容其改且李逢吉嘗言之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若訓天資姦邪尚何能改逢吉位宰相而顧愛兒回以累陛下亦罪人也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握手止涯帝適見不懌訓注皆怨即復召李宗閔輔政拜德裕為興元節度使

李石字中玉唐書

李石字中玉唐文宗開成元年因召對從容言曰陛下之政皆承天心惟宋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慙曰我當時亦悞其失而詐忠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逢漢昭宣時當不坐此

公權不阿順唐書

柳公權字誠懸事文宗時遷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帝常與六學士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澣美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此小節耳非有益治道者異日與周墀同對論事不阿墀為惴恐公權益不奪帝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

殷侑直言受賞唐書

殷侑唐文宗時歷仕造刑部尚書初鹽鐵度支使屬官悉得以罪人繫在所獄或私置牢院而州縣不聞知歲千百數不時決侑奏許州縣糾列所繫申本道觀察使并具獄上聞許之賜黃金十斤以酬直言

廷珣言直五代史

宋建隆元年漢劉錡將邵廷珩言於錡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而治自然之勢也今聞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勸錡修兵為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錡憮然莫以為慮惡廷珩言直深恨之

蕭朴嘔血遼史

蕭朴字延寧聖宗時為南院承旨權知轉運事尋改南面林牙帝問以政朴具陳百姓疾苦國用豐耗帝悅曰吾得人矣興宗即位皇太后稱制國事一委弟孝先方仁德皇后以馮家奴所誣被害朴屢言其冤不報每念至此為之嘔血

馬哥未暇奉佛遼史

馬哥字訛特懶興宗時以散職入見上問卿奉佛乎對曰臣每旦誦太祖太宗及先臣遺訓未暇奉佛帝悅

楊伯雄論忠諫金史

楊伯雄遷應奉翰林文字是時海陵執政自以舊知伯雄屬之使時時至其第伯雄諾之而不往也日海陵怪問之對曰君子受知於人當以禮進附麗奔走非素志也由是愈厚待之海陵篡立數月遷右補闕改修起居注海陵銳於求治講論每至夜分嘗問曰人君治天下其道何貴對曰貴靜海陵默然明日復謂曰我遷諸部猛安分屯邊戍前夕之對豈指是為非靜邪對曰徙兵分屯使南北相維長策也所謂靜者乃不擾之耳乙夜復問鬼神事伯雄進曰漢文帝召見賈生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後世頗譏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

之事未之學也海陵曰但言之以釋永夜倦思伯雄不得已乃曰臣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一曆白日所為暮夜書之不可書者不可為也海陵為之改容遷禮部尚書謂近臣曰群臣有幹局者衆矣如伯雄忠實皆莫及也上謂伯雄曰龍逢比干皆以忠諫而死使遇明君豈有是哉伯雄對曰魏徵願為良臣正謂遇明君耳因願謂宰相曰書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朕與卿等共治天下有事可否即當面陳卿等致位卿相正行道揚名之時偷安自便微倖一時如後世何群臣皆稱萬歲

端脩堅正 金史

宗端脩字平叔世宗大定二十二年進士第遷監察御史孫椿年武簡職事不修舉詔以端脩及范鐸代之是時元妃李氏兄

弟干預朝政端脩上書乞遠小人章宗遣李喜兒傳詔問端脩小人為誰其以姓名對端脩對曰小人者李仁惠兄弟仁惠喜兒賜名也喜兒不敢隱具奏之上雖責喜兒兄弟而不能去也承安四年復上書言宰相惡之終以直道不振於時自守愈篤妻死不復更娶獨居二十年士論高之汝州司候游彥哲將之官問為政端脩曰為政不難治氣養心而已彥哲不達端脩曰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暴為政之術盡於此矣

張萬公諫止畋獵 金史

張萬公字良輔章宗時累加山東安撫使淳厚剛正門無雜賓典章文物多所裁正帝嘗與司空襄言秋山之樂意將有事於春蒐也顧視萬公萬公曰動何如靜上改容而止輔正八年其所薦引多庶讓之士焉

裴莊條奏宋史

裴莊字端已後唐以明經登第歸宋真宗咸平二年契丹犯塞命為河北轉運使時傳潛統大軍駐定州北莊屢條奏其無謀畧慮或失幾會王顯掌樞密顯與潛俱起攀附頰庇之莊奏至多不報徙知越州俄傳潛得罪莊因上言顯潛皆非材致誤邊事請行嚴誅以肅群議未幾徙知宣州會詔百辟上封直言

孫奭正直宋史

孫奭字宗古以經術進守道自處即有所言未嘗阿附取悅大中祥符初得天書於左承天門真宗將奉迎召宰相對崇政殿西廡王旦等曰天貺符命實盛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召問奭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

嘉祐言相有太平之責宋史

王嘉祐真宗時

準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對曰人言大

人且入相準曰於

心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為相

之善也相則舉切

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

君臣相得如魚之

言聽計從而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

下重望中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或不逮吾子也

張詠抗論賊臣宋史

張詠字復之真宗時掌三班領登聞檢院中歲瘍生腦頗妨巾櫛求知頰州真宗以其公直有時望再任益部皆以政績聞不當莅小郡今中書召問將委以青社或真定令其自擇詠辭不就遂命知昇州大中祥符初加左丞三年春州民以詠秩滿借留就轉工部尚書令再任是秋以江左旱歉命充昇宣等十州安撫使進禮部上聞

詠腦瘍甚憫之令薛映馳驛代還張詠以疾未見恨不得面陳所蘊乃抗論言近年虛國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皆賊臣丁謂王欽若啓上侈心之為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出知陳州

王旦公議 宋史

王旦字子明宋真宗時拜中書舍人帝欲相王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帝遂止旦沒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為王公遲我十年作宰相

宋祈應詔 宋史

宋祈字子京宋仁宗時為翰林學士景祐中詔求直言祈奏人

主不斷是名亂春秋書殞霜不殺菽天威暫廢不能殺小草猶人主不斷不能制臣下又謂與賢人謀而與不肖者斷重選大臣而輕任之大事不圖而小事急是謂三患其意主於疆君威別邪正急先務皆切中時病

劉敞論中書排逐言者 宋史

劉敞字原父宋仁宗時通判蔡州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時吳充以與禮得罪馮京救之亦罷近職敞因對極論之帝曰充能官京亦亡它中書惡其太直不容耳敞曰陛下寬仁好諫而中書乃排逐言者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也臣恐感動陰陽有日食地震風霾之異已而果然因勸帝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以消災咎帝深納之

龐籍言事 宋史

龐籍字醇之仁宗景祐三年文彥博鞠黃德和獄未上詔籍同  
案籍言曰德和退怯當誅劉平力戰而沒宜加恤其子孫又建  
言頻歲災異天久不雨官中費用奢靡出納不嚴須索煩多有  
司無從鈎校虛實臣竊謂凡乘輿所費官中所用宜務加裁抑  
取則先帝脩德弭災之道也今宿兵西鄙將士力戰弗獲功賞  
而內官醫官樂官無功勞享豐賜天下指目謂之三官頭少裁  
損無厚賚予專勵戰功寇不足平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

韓綜折契丹之使 宋史

韓綜字仲文仁宗時為江東轉運使嘗為契丹館伴使使者欲  
為書稱北朝而去契丹號綜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者使燕遂  
不復言其後朝廷擇館伴契丹使者帝曰孰有如韓綜者乎

歐陽脩論朋黨 宋史

歐陽脩字永叔宋仁宗慶曆三年知諫院時帝更用大臣杜衍  
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脩首在選中  
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脩  
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  
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  
乃為朋黨論以進其畧曰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  
此自然之理也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  
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  
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  
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  
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  
故曰惟君子則有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



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故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

富弼戒覆轍 宋史

富弼字彥國宋仁宗時通判絳州遷直集賢院康定元年時趙元昊寇鄜延破金明鈐轄盧守勲不救內侍黃德和引兵走大將劉平戰死德和誣其降賊弼請按竟其獄德和坐要斬夏守贇為陝西都部署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為鈐轄弼言用守贇既為天下笑今益以守忠殆與唐監軍無異守勲德和覆轍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

余靖言仲淹譴責

宋史

余靖字安道仁宗時擢集賢校理范仲淹貶饒州諫官御史草致言靖言仲淹以刺譏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羸蹠漢皇吳主孰聞嘗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不可疏入落職監筠州酒稅

方平罷議

宋史

張方平字安道仁宗時為端明殿學士判太常寺禁中衛卒夜變帝旦語二府獎張貴妃扈蹕功夏竦即倡言當求所以尊異之禮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曰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事果行之天下之責將萃於公矣執中瞿然而罷

堯俞正議 宋史

傳堯俞字欽之神宗即位徙知廬州熙寧三年至京師王安石素與之善方行新法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平生未嘗好欺敢以為告安石愠之

劉述彈劾 宋史

劉述字孝叔神宗立召為侍御史知雜事又十一年不奏課帝知其久次授吏部郎中嘗言去奢當自後宮始章辟光宜誅高居簡宜黜張方平不當參大政王拱辰不當除宣徽使皆不報滕甫為中丞述將論之甫聞先請對甫退述乃言甫為言官無所發明且掩其隱慝帝曰甫遇事輒爭裨益甚多但外人不知耳甫談鄙義不輟口鄉無然也

方平論新法 宋史

張方平神宗時知陳州宰相王安石行青苗新法方平陛辭極論其害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若新法率行必有覆舟自焚之禍神宗憮然

朱京直言見稱 宋史

朱京字世昌登進士甲科教授亳州應天府入為太學錄神宗數召見論事擢監察御史時中丞及同僚多罷去京抗疏曰御史假之則重略之則輕今耳目之官屢進屢卻則言者不若靜默為賢直者不若柔從為智偷安取容雖得此百數亦何益國邪他日入見帝勞之曰昨覽奏疏所補多矣京風神峻整見者憚之目為真御史

呂誨劾奸 宋史

呂誨神宗時拜御史中丞時王安石執政時多謂得人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著作佐郎章辟光上言歧王顥宜遷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離間之罪安石謂無罪誨請下辟光吏不從遂上疏劾安石曰大姦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陛下悅其才辨而委任之安石初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罔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辟光之謀本安石及呂惠卿所導辟光揚言朝廷若深罪我我終不置此二人故力加管救願察於隱伏質之士論然後知臣言之當否帝方注倚安石還其章誨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絀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為去就乃出誨知鄧州

劉述彈安石 宋史

劉述宋神宗時授吏部郎中王安石時為參知政事帝下詔專令中丞舉御史不限官高卑趙抃爭之弗得劉述言舊制舉御史官須中行員外郎至太常博士資任須實歷通判又必翰林衆學士與本臺丞雜互舉蓋衆議僉舉則各務盡心不容有偏蔽私愛之患今專委中丞則愛憎在於一已若一一得人猶不至生事萬一非其人將受權臣屬託自立黨援不附已者得半傷媒槩誣陷其弊不一夫變更法度其事不輕而止是參知政事二人同書劄子且宰相富弼暫謁告曾公亮已入朝臺官今不闕人何至急疾如此願收還前旨俟弼出與公亮同議然後行之弗聽述兼判刑部安石爭謀殺刑名述不以為是及敕下述封還中書奏執不已安石曰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

罪於是迷率御史劉琦錢顛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中外人情顛然胥動蓋以專肆胸臆輕易憲度無忌憚之心故也陛下任賢求治常若飢渴故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規以取媚遂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柄取為己功開局設官用八人者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動搖人心去年因許遵文過飾非妄議自首按問之法安石任一偏之見改立新議以害天下大公章辟光獻岐邨遷外之說踈間骨肉罪不容誅呂誨等連章論奏乞加竄逐陛下雖許其請安石獨進瞽言熒惑聖聽陛下以為愛己隱忍不行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世子孫守而勿失乃欲事事更張廢而不用安石自應舉廢官尊尚堯舜之道以倡率學者故士人之心靡不歸向謂之為賢陛下亦聞而知之遂正位公府遭時得君如此之專乃

首建財利之議務為容悅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剛很自任則又甚焉茲詐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逐以慰安天下元元之心魯公亮位居丞弼不能竭忠許國反有畏避之意陰自結援以固寵又妨賢路亦宜斥免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大臣事君豈當如是跡上安石奏先貶琦顛監處衢州鹽務公亮疑太重安石曰蔣之奇亦降監當從之

王安禮救蘇軾 宋史

王安禮宋神宗時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蘇軾下御史獄勢危甚無敢救者安禮從容言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錄錄如此其心不能無缺望今一旦致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謹也行為卿賞之卿第去勿漏言軾方貢怨於衆恐言者緣以害卿也李定

張璪皆適使勿救安禮不若軾以故得輕比

呂誨諫罷金珠宋史

呂誨字獻可宋神宗時擢八章閣待制復知諫院拜御史中丞  
初中旨下京東賣金數萬兩又令廣東市真珠傳云將備宮中  
十閣用度誨言陛下春秋尚盛然聰明睿智以天下為心必不  
留神於此願亟罷之

程頤改賀止樂宋史

程頤字正叔宋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疏其行義有真儒之節  
詔以為西京國子監教授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言節  
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為慰既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頤又  
言除喪而用吉禮尚當因事張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從之

豐稷直言文異宋史

豐稷字相之哲宗時除刑部侍郎兼侍講元祐八年春多雪稷  
言今嘉祥未臻沴氣交作豈應天之實未克事天之禮未備畏  
天之誠未孚歟官掖之臣有關預政事如天聖之羅崇勳江德  
明治平之任守忠者歟願陛下昭聖德泯天戒總正萬事以消  
災祥

曾肇直言罷宴宋史

曾肇字子開哲宗時為中書舍人元祐四年春旱有司猶講春  
宴肇同彭汝礪上疏曰天苗方作正君臣側身畏懼之時乃相  
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翼日有旨罷宴

呂陶定令宋史

呂陶字元鈞哲宗時拜右司郎中起居舍人大臣上殿有乞屏  
左右及史官者陶曰屏左右已不可况史官乎大臣奏事而史

官不得聞是所言私也詔定為令

曾肇因日食請對 宋史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太史奏日又當食四月曾肇請對言比歲日食正陽咎異章著陛下簡儉清淨之化或衰於前聲色服玩之好或萌於心忠邪賢不肖或有未辨賞慶刑威或有未當左右阿諛壅蔽矯舉民寃失職鬱不得伸此宜反覆循省痛自克責以塞天變言發涕下帝悚然

豐稷攻擊蔡京 宋史

豐稷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燕狀既而陳瓘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稷語陳師錫等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遂

去翰林

豐稷辨誣斥姦 宋史

豐稷徽宗時為御史中丞又乞辨宣仁誣謗之禍且言史臣以王安石日錄亂神宗實錄今方修哲宗實錄願申飭之時宦官漸盛稷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稷為若不聞者讀畢乃止

豐稷諫侈 宋史

豐稷徽宗時為工部侍郎兼侍讀進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已從人是謂建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習招權是謂靖國以副體元謹始之義禁內織錦緣宮簾為地衣稷言仁宗衾褥用黃絕服御用縑繒宜守家法詔罷之

岳飛論太平 宋史

岳飛字鵬舉高宗紹興十一年為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尤袤言爵祿不可私與人宋史

尤袤字延之高宗紹興十八年進士第為泰興令累官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時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左遷袤率左史樓鑰論奏疏入不報皆封駁不書黃耶律适嘿復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輒奉內批特與書行袤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祿者祖宗之爵祿壽皇以祖宗之天下傳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祿而加於公議不允之人

謝諤規勸高宗宋史

謝諤字昌國高宗紹興二十七年中進士第調峽州夷陵縣主簿後累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時光宗登極獻十箴又論二節三近所當節者曰宴飲曰宴費所當近者曰執政大臣曰舊學名儒曰經筵列職除御史中丞

趙鼎切諫宋史

趙鼎字元鎮宋高宗時為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從帝親征自平江還臨安內侍移竹栽入內鼎見責之曰良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有戶部官進錢入宮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上曰某人獻錢耶上曰朕求之也鼎奏某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出其人與郡

居仁正論宋史

陳居仁字安行從魏杞使金還轉承議郎授諸王宮大小學教

授祀秉國柄居仁忍貧需遠次未嘗求進虞允文欲引以為用  
不就允文欲與論兵謝不能退而貽書謂有定力乃可立事若  
徒為大言終必無成幸成亦旋敗允文為之色動徙主軍器監  
簿宗正修玉牒轉對言立國須定規模陛下非無可致之資而  
規模未立孝宗初頗不懌曰朕未嘗不立規模居仁奏陛下銳  
意恢復繼乃通和和戰守三者迄今未定孰為規模耶允文曰  
此正前日定力之論某今益知此言之當也

黃裳極言汝愚忠懇 宋史

黃裳字文叔孝宗時舉進士後累遷給事中趙  
密院監察御史汪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為  
汝愚汝愚乞免官裳奏汝愚事父孝事君忠居  
出於天性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義端所

如不可以居朝列

袁樞以直言悟主 宋史

袁樞字機仲孝宗時試禮部詞賦第一調温州判官至乾道七  
年為禮部試官除大學錄他日上問袁樞今何官茂良以實對  
上曰可以寺監簿於是以太宗正簿召登對即因史書以言曰  
臣竊聞陛下嘗讀通鑑屢有訓詞見諸葛亮論兩漢所以興衰  
有小人不可不去之戒大哉王言垂法萬世遂歷陳往事自漢  
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姦佞致于禍亂且曰固有詐偽而似誠  
實儉佞而似忠鯁者苟陛下日與圖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士  
臣恐必為朝廷累上顧謂曰朕不至與此曹圖事帷幄中樞謝  
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之福也

不怠忠諒 宋史



趙不惠字仁仲立朝好言天下事蜀中武帥操重權不惠請復  
置安撫司相維而治其論王抃不宜揀選諸路軍王友直不可  
為副都指揮使尤人所難言者過大旱一日九疏勸上求直言  
通下情退而燔其藁時布衣上書狂悖多抵罪不惠謂太上皇  
帝不罪言者此宜書之御座右孝宗悚然可之既嘉其忠諒每  
宴禁中帝飲之酒顧謂皇太子曰此賢宗室也一日坐待漏院  
有給事白英國公借擊毬馬不惠正色曰上惟一皇孫萬一馬  
驚墮斬汝輩無益也馬竟不可得

彌遠扶危宋史

史彌遠字同叔寧宗時改禮部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仍  
兼刑部韓侂胄建開邊之議兵端既開敗衄相屬累使求和金  
人不聽都城震搖宮闈疑懼常若禍在朝暮然皆畏侂胄莫敢

言彌遠力陳危迫之勢皇子詢聞之亟具奏迺罷侂胄并陳自  
強右丞相既而臺諫給舍交章論駁侂胄乃就誅

劉漢弼勸立相宋史

劉漢弼字正甫寧宗嘉定九年進士累遷侍御史密奏曰自古  
未有一日無宰相之朝今虛相位已三月尚可狐疑而不斷乎  
願奮發英斷拔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  
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臣聞富弼之起復止於  
五請蔣弼之起復止於三請今嵩之既六請矣願聽其終喪亟  
選賢臣早定相位帝覽納遂決

方叔上奏宋史

謝方叔字德方寧宗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監察御史疏奏秉  
剛德以回上帝之心奮威斷以回天下之勢或者猶恐前習便

嬖之人有以私陛下之聽而悅陛下之心則前日之畏者怠憂者喜慮者玩矣左右前後之人進憂危恐懼之言者是納忠於上也進燕安逸樂之言者是不忠於上也凡有水旱盜賊之奏者必忠臣也有諂諛蒙蔽之言者必佞臣也陛下享玉食珍羞之奉當思兩淮流莩轉壑之可矜聞筦弦鐘鼓之聲當思西蜀白骨如山之可念又言崇儉德以契天理儲人才以供天職恢遠畧以需天討行仁政以答天意帝悅

唐璘上疏直言宋史

唐璘字伯玉寧宗時擢監察御史甚更且至璘皇駭趨避不敢詣闕母曰人言此官好汝何得憂乎璘曰此官須爲朝廷爭是非一非上意或近權貴恐重爲大人累何得不憂母曰而爲盡言吾有而兄在勿憂璘拜謝入就職故事御史惟常服拜不有

論奏繳進至是獨召對緝熙殿令服窄衫面讀首疏奏天變而至於怒民怨而幾於離海宇將傾天下有不可勝諱之慮陛下謂此何時縱欲累德聞過飾非疏遠正人狎暱戚宦濁亂朝政自取覆亡宰相用時文之才爲經世之具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宜頌空國帑委政厥子內交商人賄塗大開小雅盡廢瑣瑣姍姍敢預邪謀視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爲奇貨都人側目朝士痛心蓋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崔與之操行類楊紉雖修途莫景力不逮心而命下之日聞者興起喬行簡頗識大體朝望稍孚而除授偏私事多遺忘宜擇家相贊宗子輔民物以慰父母之望母使天變寢極人心愈離也上爲改容

陳埴進諫宋史

陳埴字和仲理宗即位詔求言埴上封事曰上有憂危之心下

有安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有安泰之心下有憂危之象世道之所由汙故為天下而憂則樂隨之以天下為樂則憂隨之有天下者在乎善審憂樂之機而已今日之敵莫大於人心之不合紀綱之不振風俗之不淳國敝人偷而不可救頽陛下養之以正勵之以實涖之以明斷之以武而填直聲始著于天下與郡守高似孫不合去歸奉其母召為大學錄踰年始至轉對言天道無親民心難保日月逾邁事會莫留始之銳久則怠始之明久則昏垂拱仰成盛心也不可因以負有為之志遵養時晦至德也不可因以失乘時之機上嘉納之

包恢切直 宋史

宋理宗時包恢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恢歷仕所至破豪猾去姦吏治蠱獄課益鹽理銀欠政聲赫然嘗中輪對曰此臣心惻隱所以深切為陛下告者陛下惻隱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之者曰近習曰外戚耳叅知政事董槐見而歎曰吾等有慚色矣他日講官因稱恢疏剴切願容納理宗欣然曰其言甚直朕何嘗怒直言

立信投劾 宋史

汪立信理宗時辟荆湖制司幹辦通判建康府荆湖制置趙葵辟充策應使司及本司叅議官葵去而馬光祖代之立信是時猶在府也鄂州圍解賈似道既罔上要功惡閩外之臣與已分功迺行打算法於諸路欲以軍興時支散官物為罪擊去之光祖與蔡素有隙且欲迎合似道被旨即召吏稽勾簿書卒不能得其疵迺以開慶二年正月望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為蔡放散官物聞于朝立信力爭之謂不可且曰方艱難時趙公莅事

勤勞而公以非理攬拾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效公所為可  
乎光祖怒曰吾不才能為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君他日處  
此勉為之立信曰使某不為則已果為之必不效公所為也光  
祖益怒議不行立信遂投劾去初立信通判江陵府蔡制置荆  
湖嘗以公事劾立信及在沿江府亦謀議寡諧立信於蔡蓋未  
嘗有一日之驩也

劉敞忠諫 宋史

劉敞字聲伯早有令聞讀書鴈蕩山中僧寺年三十四理宗淳  
祐十年試入太學儕輩已翕然稱之時丁大全方為臺屬劾奏  
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敞率同舍生伏闕上書大槩言  
朝廷進退大臣須當以禮書上忤執政送南安軍安置歸別其  
弟解氏解氏曰為臣死忠以直被貶分也速行敞至南安盡取

諸丁之書摘其精切之語輯成書十卷名曰濂洛論語

天錫力斥文翁 宋史

洪天錫字君疇宋理宗時拜監察御史兼說書累疏言天下之  
患三也一也外戚也小人也劾董宋臣謝堂厲文翁帝力護又  
翁天錫又言不斥文翁必為王府累

杜範極言臺諫之弊 宋史

杜範字成之理宗時累遷祕書監乃因講筵奏帝昔人主之於  
群臣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之否則踈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  
言而復用其人者陛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  
未幾而有委曲調護之弊其所彈擊或牽制而不行其所斥逐  
復以愛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革而其  
弊滋甚甚至節貼而文理不全易寫而臺印無有中書不敢執

奏見者為之致疑不意聖明之時其弊一至於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為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獎臺諫為盛德而不知阻抑直言之為弊政則陛下亦有好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可以蓋實哉範始以不得其言不去為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

居安疏言治亂 宋史

王三子字資道上疏言古今之治本亂階更為倚伏以治易亂則反掌而可治以亂治亂則亂去而復立人主公聽則治偏信則亂政事歸外朝則治歸內廷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汙小臣貪則亂如用人稍誤是一侂冑死一侂冑生也

王鶚斥佞 元史

王鶚字百一元世祖即位授翰林承旨加資善大夫上奏始立翰林學士院有言事者謂宰執非其人詔儒臣廷議可任宰相其時阿合馬巧佞欲乘隙取相位大臣復助之眾知其非莫敢言鶚奮然擲筆曰吾以衰老之年無以報國即欲舉任此人為相吾不能揮驢尾矣振袖而起奸計為之中止

趙璧渾是膽 元史

趙璧字寶仁世祖為親王聞其名召見呼秀才而不名賜三僮給薪水命后親製衣賜之視其試服不稱輒為損益寵遇無與為比命馳驛四方聘名士王鶚等又令蒙古生十人從璧受儒書勅璧習國語譯大學衍義時從馬上聽璧陳說辭旨明貫世祖嘉之世宗即位召璧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侍

尤不喜者憲宗不悅璧退世祖曰秀才汝渾身是膽耶吾亦  
為汝握兩手汗也

世祖除李淦為教授 元史

淦為揚州路學正上言人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而不知尚  
書右丞葉孫妄舉桑哥之罪宜斬葉孫以謝天下有旨驛召淦  
詣京師淦至而李卒除淦江陰路教授以旌直言

哈刺普華任責 元史

哈刺普華世祖時選為行都漕運使屬漕米二十萬絲邗溝達  
于河舟覆僅十之一而又每斛視都斛虧三升時阿合馬專政  
普華為人哈刺普華伏闕抗言量之濟贏出於元降而水道之  
虞甚矣 所及且彼雖罄其家不足以償苟朝廷必不任虧損  
漕當其事詔勿治阿合馬憤之乃出哈刺普華為寧海路達

曾花赤

與票言虎專政之咎 元史

趙與票字晦叔宋宗室子嘗登進士第為鵲州教授世祖至元  
十一年丞相伯顏既渡江與票率其宗人之在鄂州者詣軍門  
上書力陳不嗜殺人可以一天下且乞全其宗黨後伯顏朝京  
師世祖問宋宗室之賢者伯顏首以與票對十三年秋九月遣  
使召至上京幅巾深衣以見言宋敗亡之故悉由誤用權奸詞  
旨激切令人感動世祖念之即授翰林待制朝建立法多所諮  
訪與票忠言讜論無所顧惜進直學士轉侍講疏諫江南科歛  
急督移活大姓宋世丘壘暴露皆大臣擅易明詔所為二十七  
年三師霧四塞明年正月甲寅虎入南城與票又疏言權臣專  
政之咎退而家居待罪未幾桑哥敗平章不忽木奏與票貧窶

有守有抱負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為虎者邪賜鈔萬三千貫歲給其妻子衣糧

牟應龍直言不仕 元史

牟應龍字伯成其先蜀人後徙居吳興祖子才仕宋贈光祿大夫謚清忠為大理少卿應龍幼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文章有渾厚之氣應龍當以世賞補京官盡讓諸從弟而擢咸淳進士第時賈似道當國自擬伊周謂馬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真務卒見之當處以高第應龍拒之不見及對策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道國勢危急之狀考官不敢實上第謂光州定城尉應龍曰昔吾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媿也沿海制置司辟為屬以疾辭不仕而宋亡在故相留夢炎事世祖為吏部尚書以書招之曰苟至翰林可也應龍不答

思廉善對 元史

王思廉字仲常因董文忠薦授符寶局直長改翰林待制進中順大夫典瑞少監世祖至元十九年帝幸白海時千戶王著矯殺奸臣阿合馬於大都辭連樞密副使張易帝召思廉至行殿屏左右問曰張易反若知之乎對曰未詳也帝曰反已反已何未詳也思廉徐奏曰僭號改元謂之反亡入他國謂之叛群聚山林賊害民物謂之亂張易之事臣實不能詳也帝曰朕自即位以來如李璿之不臣豈以我若漢高帝趙太祖遽陟帝位者思廉曰陛下神聖天縱前代之君不足比也帝歎曰朕社者於實然其應如響蓋心口不相違故不思而得朕今有問汝然乎且張易所為張仲謙知之否思廉即對曰仲謙不知帝曰何以明之對曰二人不相安臣故知其不知也

王汝忠誠 元史

王汝字君章少習吏事金末遷民南渡王汝奉其親從間道  
還行臺嚴實入據鄆署王汝為掾史稍遷補行臺令史中書令  
那律楚材過東平奇之版授東平路奏差官以事至京師遊楚  
材門待之若家人父子然實年老艱於從戎王汝奏請以本府  
總管代之行以東平地分封諸勳貴裂而為十冬私其入與有  
司無相關王汝曰若是則嚴公事業存者無幾矣夜靜哭於楚  
材帳後明日召問其故曰王汝為嚴公之使今嚴公之地分裂  
而不能救正無面目還報將死此荒寒之野是以哭耳楚材惻  
然良久使詣帝前陳懇王汝進言曰嚴實以三十萬戶歸朝廷  
前軀兵間三歲其家室卒無異志豈與他降者同今裂其土地  
其真人民非所以旌有功也成帝嘉王汝忠款且以其言為直  
由是得不分遷行臺知事

諳都刺抑旨 元史

諳都刺字瑞芝通經史兼習諸國語成宗時為翰林院札爾里  
赤職書制誥會有旨命書藩王添力聖旨諳都刺曰此旨非惟  
有虧國體行且為民殃矣帝聞之謂近臣曰小吏如此直難得  
也事乃止

祖常極言 元史

馬祖常字伯庸延祐初科舉法行鄉貢會試皆中第一廷試為  
第二人授應奉翰林文字拜監察御史是時仁宗在御已久猶  
居東宮飲酒常過度祖常上書請御正衙立朝儀御史執簡太  
史執筆則雖有懷姙利已乞官求賞者不敢出諸口天子承天  
地祖宗之重當極調攝至於酒醴近侍進御當思一獻百拜之



義英宗為皇太子又上書請慎簡師傅於是姦臣鐵木迭兒為丞相威權自恣祖常知其盜觀國史率同列劾奏其十罪仁宗震怒黜罷之秦州山移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爾疏聞大臣皆家居待罪祖常薦賢拔滯知無不言

宋本言牢山子無功 元史

宋本字誠夫英宗至治二年轉中書左司都事會議招撫溪洞民故將李牢山之子嘗假兵部尚書從諸王帥兵征鬱林州徭民李在道納妾留不進兵敗歸樞密副使王卜鄰言台言李平徭有功當遷官本言李棄軍娶妾逗撓軍期宜亟寘諸法况可官邪王色沮乃不敢言

張珪奏民饑 元史

張珪字公端泰定帝時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得旨暫歸泰定三年春上遣使召珪期於必見珪至帝曰卿來時民間如何對曰臣老少賓客不能遠知真定保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饑甚朝廷雖振以金帛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帝惻然勅有司畢振之

思誠極論錢鈔之弊 元史

呂思誠拜集賢學士仍兼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僕哲篤左司都事武祺等建言更鈔法以楮幣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為母銅錢為子命廷臣集議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為母下料為子譬之蒙古人以漢人子為後昔人類也尚終為漢人之子豈有故紙為父而立銅為子者乎一座咸笑思誠又曰錢鈔用法見為一致以虛換實也今歷代錢至正錢中統鈔至元

鈔交鈔分為五項慮下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利於國家也  
僕哲篤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爾思誠曰至元鈔非偽人為偽  
爾交鈔若出亦為偽者矣且至元鈔猶故戚也家之童奴且識  
之交鈔猶新戚也雖不敢不親人未識也其偽反滋多爾况祖  
宗之成憲其可輕改哉僕哲篤曰祖宗法弊亦可改矣思誠曰  
汝輩更法又欲上誣世皇是汝與世皇爭高下也且自世皇以  
來諸帝皆謚曰孝改其成憲可謂孝乎僕哲篤曰錢鈔無行何  
如思誠曰錢鈔無行輕重不倫何者為母何者為子汝不通古  
今道聽而塗說何足行哉僕哲篤忿曰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  
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丞相脫脫見思誠  
言直頗狐疑未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獨曰呂祭酒之言亦  
有是者但不當在廟堂上大聲厲色爾已而監察御史承望風

旨劾思誠狂妄奪其誥命并所賜玉帶復左遷湖廣行省左丞  
遣太醫院宣使秦初即其家迫遣之初窘辱之不遺餘力思誠  
不為動貽書參議龔伯遂曰去年許可用為河南左丞今年呂  
思誠為湖廣左丞世事至此足下得無動心乎

思誠言帝不可觀史 元史

呂思誠字仲實文宗時擢翰林國史院檢閱官俄陞編修帝在  
奎章閣有旨取國史閱之左右舛置以往院長貳無敢言思誠  
在末僚獨跪閣下爭曰國史紀當代人君善惡自古天子無觀  
閱之者專遂寢

自當止役受賞 元史

自當蒙古人也順帝時授工部員外郎三皇后殂命工部撤行  
殿車帳皆新作之自當未即興工尚書曰此奉特旨員外有悞

則罪歸於衆矣自當曰即有罪我獨任之未幾帝果問成否省  
臣乃召自當責問之自當請自入對既見帝奏曰皇后行殿車  
帳尚新若改作之恐勞民費財且先皇后無惡疾居之何嫌必  
欲捨舊更新則大明殿乃自世祖所御列聖嗣位豈皆改作乎  
帝大悅語省臣曰國家用人當擇如自當者庶不悞大事特賜  
上尊金幣

蓋苗止賞力戲元史

蓋苗字耘夫順帝時爲中書叅知政事帝欲以鈔萬貫與角觝  
者苗曰諸處告飢不蒙賑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

### 諷言

因事用微刺言辭諷君者

陰飴甥說秦歸晉侯左傳

魯僖公十五年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  
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  
也曰必報讎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  
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  
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  
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  
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  
不立以德為怨秦其不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  
馬

閻沒三歎諷魏獻子左傳

魯昭公二十八年冬梗陽縣人有獄魏戍不能斷以獄上其大  
宗賂以女樂魏獻子將受之魏戍謂閻沒女寬曰主獻子也以

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魏獻子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二大夫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食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難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賓孟感雞諷王 左傳

魯昭公二十二年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賓起子朝傅也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室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待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

犧何害王弗應

顏淵以失馬喻定公 新序

顏淵侍魯定公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失定公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趨駕請顏淵至定公曰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聞舜工於役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力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矣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

子張以好龍諷哀公 新序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鈞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葉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

孔子喻哀公五不祥 新序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益己身之不祥也弃老取幼家之

不祥也釋賢用不蕭國

一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

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

孔子以三死喻哀公 說苑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

隨會諷諫文侯 說苑

晉文侯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會夫為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為戮隨會曰君奚獨問為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為人君而忍

其臣者邪文侯曰為人君而恐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為人君而恐其臣者智士不為謀辨士不為言仁士不為行勇士不為死文侯援綏下車辭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呂甥繕兵諷衆 晉書

晉惠公在秦三月聞秦將成乃使卻乞告呂甥呂甥教之言令國人於朝曰君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將歸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也且賞以悅衆衆皆哭焉作轅田呂甥致衆而平之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不亦惠乎君猶在外若何衆曰何為而可呂甥曰以韓之病甲兵盡矣若征繕以輔孺子以為君援雖四鄰之聞之也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皆悅焉作州兵

漁者諷晉文田獵 新序

晉文公出田逐獸矐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繒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矐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歛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司馬侯以德義之樂喻公 國語

晉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則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向使傳太子彪

師曠以五墨諷君新序

晉平公問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自朕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群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蕭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也茲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茲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誦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也至道不明

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叔向諷平公罷臺說苑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如是平公乃罷臺

蹇重請浮文侯說苑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焉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毋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

曰善受浮而飲之醕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莊周以鮒魚諷文侯說苑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太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為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乃為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我汝則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場臣即來亦求臣傭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

子方不起誦恭王之言說苑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群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為子起歟無

如禮何不為子起歟無如罪何請為子誦楚恭王之為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為共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無其子無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正令而後記子之心密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誦習之

子哲以三托喻伯玉說苑

蘧瑗字伯玉使至楚逢公子哲濮水之上子哲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諱受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



楚墮平王之墓蒙蚤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城郭不閉國無盜賊二人生於楚而吳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哲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哲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哲濮水之上子哲還重於楚遂伯玉之方也

復塗偵假夢退小人 戰國策

衛靈公近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吾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場刈後之人無徒見也今臣疑人之有場於君者也

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老翁以愚谷喻桓公 說苑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犗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為不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脩政

管仲以社鼠喻桓公 說苑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

也管仲對曰夫社東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  
塗之則恐礙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  
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  
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  
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其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  
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  
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  
人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斲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  
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

麥丘邑人祝君無得罪於臣

新序

齊桓公田至麥丘見麥丘邑人問曰子年幾何對曰八十三矣

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對曰祝主君使甚壽金玉  
是賤人為寶桓公曰善子其復之曰祝主君使無羞學無惡下  
問賢者在旁諫者得人桓公曰善吾子再復之曰祝主君使無  
得罪於群臣百姓桓公怫然曰吾聞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  
未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之匹子更之麥丘  
邑人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叔父  
而解之臣得罪於君可因便嬖左右而謝之昔桀得罪於紂紂  
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為謝至今不赦公  
曰善於是自御以歸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野人以郭氏為墟喻公

新序

齊桓公出游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為何墟對  
曰是郭氏之墟公曰郭氏曷為墟對曰郭氏善善而惡惡公曰

此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為墟何也對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桓公以語管仲曰其人為誰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

弦章諷齊景公說苑

齊景公伐宋至于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令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晏子贈言說苑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祥其所湛既得所

湛示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游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游必擇士所以脩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

晏子諷景公君多失說苑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為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懼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脩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急戒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忠信行衰微則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

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

師懼言齊君臣不足惜說苑

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晏子塞草

說苑

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吾子獨塞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唯喪與獄坐於地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於君矣

晏子諷景公恤民

說苑

齊景公出而見殮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

曰噫寡人之無德也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自樂之心推與百姓同之何殮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聚菽粟幣帛腐朽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君如察臣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殮何足恤哉

史黯以犬待門喻主還獵

國語

趙簡子田于嬖史黯聞之以犬待于門簡子見之曰何為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圍簡子曰何為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嬖而麓不聞臣敢煩當日簡子乃還當日直

古乘諷簡子不好士說苑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難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為之蓋里益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虎會諷簡子罷推車 新序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群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為人臣侮其主為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為人臣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既以聞為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謀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鬪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為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為鬪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群臣不推車為士大夫置酒與群臣飲以虎會為上客

承盆說陶 說苑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請效二人之尸以為和

陽晝以釣道喻子賤 說苑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柰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及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羨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陶朱諭壁 新序

梁嘗有疑獄群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雖梁王亦疑乃召陶朱公而問焉對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

者五百金王曰然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

淳于髡言宣王不好士 說苑

齊宣王謂淳于髡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宣王曰何謂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王曰國無士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驩騶騏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也古者有毛鷹西施今有無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客以鬼道諷孟嘗君 說苑

齊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以人事諫我  
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則殺之謁者入曰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客  
入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木  
梗謂土耦人曰子先土也待子以為耦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  
子必沮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為  
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  
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是孟嘗君遂巡而退而  
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孟子對梁王好色好貨 新序

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王誠好色於王  
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大王好色詩曰古公亶

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相寧大王  
厥妃出入必與之偕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若好色與  
姓同之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  
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曰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  
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民唯恐王之不好勇也

李談諷平原君却秦 說苑

趙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  
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傳舍  
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即勝虜  
何為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

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毅厨餘梁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為矛戟而君之器物鍾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為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為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

張生以五事諷田疇 說苑

齊將軍田疇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為將軍知之乎曰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為人灌園將軍知之乎三知之智也去君弟變姓名免為庶人將軍知之乎曰知之孫叔敖三去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知之此五大夫者名

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麾田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疇曰今日諸君皆為疇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道謹聞命矣

范痤自解 史記

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蘇秦以覆酒為喻自解 史記



蘇秦為燕說齊歸十城或毀之於燕王秦謂燕王曰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燕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

江乙言狐借虎威 新序

楚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荅曰虎求百獸食之得一狐狐曰子母敢食我也天帝令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帝命也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

見我無不走虎以為然隨而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任之於昭奚恤也北方非畏昭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

扈子鼓琴諷楚王 吳越

扈子胥曰自霸王已來未有人臣報讎如此者也行去矣吳軍去後昭王反國樂師扈子非荆王信讒佞殺伍奢白州犁而寇不絕於境至乃掘平王墓戮屍奸喜以辱楚君臣又傷昭王困迫幾為天下大鄙然已愧矣乃援琴為楚作窮劫之曲以暢君之迫厄之暢達也其詞曰王耶王耶何乖烈不顧宗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忉怛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

發留兵繼騎虜荆關楚荆骸骨遭發掘辱腐屍耻難雪幾危  
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悵吳軍雖去怖  
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勿為讒口能謗褻昭王垂涕深知琴曲  
之情扈子遂不復鼓矣

楊朱以牧羊諷梁王

戰國策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  
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以楊朱曰臣  
有之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  
而東欲西而西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  
臣聞之夫吞舟之魚不遊淵瀉鷁高雅不就汙池何則其志極  
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踈也將治大者不  
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

應侯以王鼠諭王

戰國策

應侯曰鄭人謂王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朴過  
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  
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也臣之天下之王  
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於鄭賈之智眩於鼠不知其實也

楚人以弓繳諷王

史記

楚人有好以弱弓繳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  
曰小臣之好射鴈焉羅鷩焉徐廣曰鷩音靜曰鷩音其鷩也羅音鷩音  
鷩音鷩音鷩音鷩音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  
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  
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七音青首也鄒賈  
郊郢者羅鷩也索隱曰鄒外音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

何取索隱曰以喻下文秦趙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

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

索隱曰夕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

史疾諷楚烏鵲不分 戰國策

楚考烈時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圍  
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為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  
盜正可以圍盜乎曰可以正圍盜奈何頃間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  
楚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鵲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  
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  
弗能禁也此烏不為烏鵲不為鵲也

蘇代諫止田文 戰國策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

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

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臣

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

岸之土也挺子以為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

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

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

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

嘗君乃止

應侯喻魏冉專政 戰國策

應侯謂秦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

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右

手自為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

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無危乎  
臣未嘗聞拓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  
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  
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為器則已稱瓢為器  
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  
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  
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  
於庭也臣竊為土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  
之善為政者其或內扶其餉小布而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  
而行不敢為非也太后也。才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  
勢徵強兵也。太后也。才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  
之家境內。太后也。才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

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我王果  
處三分之一也

段產以犬吠喻讒 戰國策

段產謂新城君曰夫宵行者能無為奸而不法令狗無吠已今  
臣處郎中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使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  
也

段千諷新城君 戰國策

段千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造父之  
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  
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纏牽長故纏牽於事萬  
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  
相國見臣不釋蹇者是纏牽長也

淳于髡諷騶忌子 戰國策

騶忌子以鼓琴見齊威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  
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授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  
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侏膏棘軸  
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  
淳于髡曰弓膠音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傳合疏罅騶忌子  
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  
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  
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  
曰謹受令請謹脩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  
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  
不夕矣居暮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漢王諷吾翁即汝翁 前漢

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羽亦  
軍廣武相守乃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身  
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汝翁  
必欲亨迺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  
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但益怨耳羽從之

鄧暉諷光武廢后 後漢

鄧暉為上東城門候光武令暉受皇太子韓詩侍講及郭后廢  
暉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  
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無令天下有議社  
稷而已帝曰暉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為而輕天下  
也后既廢太子意不自安暉說太子曰父處疑位上違孝道下  
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古尚賢臣及有繼介放逐孝子春秋之

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引愆退身奉養母氏太子從之帝竟聽許

崔鈞言父銅臭 後漢

崔烈有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烈時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烈於是聲譽衰滅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時為虎賁中郎將服武弁戴鶡尾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禍而走孝乎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烈慙而正

賈詡屬思對操 魏書

賈詡字文和始從張繡後歸曹操參司空軍事是時操子丕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丕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丕從之深自砥礪操又嘗屏除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操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思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張昭諫飲 吳書

張昭字子布孫權時初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後拜紋遠將軍時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群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

還謂曰為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有慙色乃罷酒

張尚說琴托諷忤旨 吳書

張尚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為侍中中書令皓使尚鼓琴尚對曰素不能勅使學之後宴言次說琴之精妙尚因道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皓意謂尚以斯喻己不悅後積他事下獄皆追以此為詰

陸機作賦諷同 晉書

陸機字士衡武帝太康末為郎中令轉殿中郎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咸勸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至匡世難故不從齊王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同不之悟而竟以敗

陸元段 晉書

陸玩字士班元帝時官至尚書左僕射時王道邈鑒庾亮相繼死朝野咸以為三良既沒國家殄瘁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玩既拜有人詣之索盃酒置柱梁之間呪曰當今乏材以爾為柱石莫傾人梁棟邪笑曰戢卿良箴既而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談者以為知言

羅友托鬼獲守襄城 事文類聚

晉孝武帝時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温温雖以友才學過人以其放誕許而未用同府有得郡者温為坐叙別友亦被召至充暹温問友答曰中路見鬼擲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上郡不見人送汝上郡友始怖終慙不覺掩淚温後以為襄城太守

華嶠因表諷帝 晉書

華嶠字叔駿武帝泰始中遷侍中太康末帝頗宴樂又多疾病屬小瘳嶠與侍臣表賀因微諫曰伏惟聖體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覺抃舞臣等愚戇竊有微懷以為收功於所忽事乃無悔慮福於垂成祚乃日新唯願陛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冲靜和氣畜養精神願身於清簡之宇留心於虛曠之域無厭世俗常戒以忽羣下之言則豐慶日延天下幸甚帝手詔報曰輒自消息無所為慮

王或以垂綸諷文帝 南史

王或字景文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宋文帝嘗與羣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為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稱善

蕭穎胄諷用銀器 南史

蕭穎胄字雲長齊南豐伯赤斧之子也穎胄為左軍將軍知樞內文武事時齊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大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慙

辛琛托言諷李崇 北史

辛琛字僧貴魏宣武帝景明中為揚州征南府長史刺史李崇多事產業琛每諫折崇不從遂相糾舉詔並不問後加龍驤將軍南梁太守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為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對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慙色

周允元陳書諷后 唐書



周允元字汝良豫州安城人自右肅政御史中丞拜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宴宰相詔陳書傳善言允元曰耻其君不如竟舜武三思劾奏語指斥后曰聞其言足以誠安得為過

王志愔著論諷帝

唐書

王志愔中宗神龍中為左臺侍御史以剛鷲為治所居人吏畏讜呼為皂鷲遷大理正嘗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不立則無所制今大理多不奉法以縱罪為仁持文為苛臣執刑典恐且得謗遂上所著應正論以見志因規帝失大抵以易萃之六二曰引吉無咎謂處萃之時已獨居正異操而聚獨正者危未能以遠害惟九五應之乃獲正迎吉由已居下位而中正是託期於上應之不括囊以守祿也

郇謨刺元載

唐書

元載字公輔肅宗時累遷戶部侍郎代宗立進拜中書侍郎載盛時人皆疾厭之大曆八年有晉州男子郇謨以麻總髮持竹筍箬席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欲以獻上字言一事即不中以筍貯屍席裹而棄之京兆以聞伐宗召見賜以衣館內客省問狀多譏切載其言圍者願罷諸州團練使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軍大抵類此先是天下兵興凡要州權署團練刺史載用事授刺史者悉帶團練以悅人心故謨指而刺云

唐次作辯謗略諷帝

唐書

唐次字文編德宗建中初及進士第歷侍御史竇叡薦之改禮部員外郎參貶出為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韋臯鎮蜀表為副使德宗諭臯叡之次身在遠久抑不得申以為古忠臣賢士

羅讒毀被放至殺身君且不悟者因采獲其事為辨謗畧三篇  
上之帝益怒曰是乃以古昏主方我改夔州刺史憲宗立召還  
授禮部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憲宗雅惡朋比傾陷者嘗覽辨  
謗畧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凡君人者宜所觀省然次編錄未  
盡卿可廣其書傳師乃與令孤楚杜元穎論次起周訖隋增為  
十篇更號元和辨謗畧

馮道誦詩

五代史

馮道相唐明宗時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嘗戒明宗曰臣嘗奉  
使中山過并陘之險懼馬蹙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地謂無  
足慮遽跌而傷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  
人情之常也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猶苦道曰穀貴饑饉穀  
賤傷農因誦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具曉明宗命錄其詩常

以自誦

馮道俳語

五代史

馮道相唐明宗十餘年及晉滅唐道又事晉封魯國公後契丹  
滅晉道又事契丹耶律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何  
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得不來德光謂之曰尔是何等老子  
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為太傅德光嘗問道曰天  
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為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  
救得人

程輝論杖監察

金史

程輝字日新世宗時擢進士第由尚書令史升左司都事後拜  
參知政事會有司市麵不時酬直世宗怒監察不舉劾杖責之  
以問輝輝對曰監察君之耳目所犯罪輕不贖而杖亦一時之

怒也世宗曰職事不舉是故犯也杖之何不可輝對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張詠諷準 宋史

真宗時張詠知成都聞寇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出陝詠適自成 都罷還準嚴供帳大為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蘇軾諷安石 宋史

蘇軾字子瞻神宗時既黜自黃州移汝州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黃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

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

在朝則言在外則不

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

公所以待上者豈可

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

在安石口入在子瞻

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

行天下弗為乃可軾戲

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劬雖殺人亦為之安石笑而不言

岳飛因馬諷帝 宋史

岳飛字鵬舉生有神力挽弓三百觔弩八石高宗時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則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

攬轡未安踊踴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  
盈好逞易窮駕鈍之材也帝稱善

# 諷諫

婉言微刺其君者

晏子諷景公省刑 左傳

昭公三年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踳塵不  
可以居請更諸莒垣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  
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  
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  
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已告於君故與  
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知  
其舊則使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  
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  
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叔齊託魯諷晉侯 左傳

魯昭公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司馬  
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  
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  
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  
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凌雪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  
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  
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

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子家子諷公埋馬左傳

魯昭公二十九年衛靈公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墮斃而死昭公將為之殯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

田差諷平公去車說苑

晉平公為馳逐之車龍旌衆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羽芝車成題千金鎡立之於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三過而不一顧何為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染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

叔向諷平公罷臺說苑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鍾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晏子諷景公當先治內說苑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晏子諷止濫刑說苑

景公有馬圉人殺之公怒授戈將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為吾君養而殺之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景公好戈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欲殺之晏子曰請數燭雛之罪而後殺景公曰可於是召燭雛於景公前曰汝為吾君主鳥而亡之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三罪也數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老古指麋諷公新序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間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

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麋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君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樂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樂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樂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弃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欲犯曲指諷平公說苑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欲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晉人欲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鍾磬等瑟坐

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欲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  
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  
臂而誦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  
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  
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飢  
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且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曰善乃屏  
鍾鼓除筦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晏子諷三不祥說苑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  
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  
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  
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

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  
祥也

香車諫齊造室 新序

齊宣王爲大室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三年不成群  
臣莫敢諫香車問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荆邦  
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敢問荆邦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車曰  
今王爲大室三年不成而群臣莫敢諫敢問爲有臣乎王曰爲  
無臣香車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  
遽召尚書曰書之寡人好爲大室香子止寡人也

伍舉諫楚靈王作臺 國語

楚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矣對曰臣聞國君服  
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

木之崇高雕鏤爲羨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踈庶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馮駢問誰贊事則陳侯蔡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以是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羨也夫羨也者上下內外小大遠近皆無害焉故曰羨若於目觀則羨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羨之焉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私

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適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心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也而以子男爲官疏其有羨名也若夫施令德於遠近而大小安之也若歛民以成其私欲傳其爲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爲惡也甚矣豈思自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也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僚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羨而爲之正楚其殆矣



田贊儒衣而見荆王王曰儒衣何其惡也對曰衣又有惡此者  
王曰願聞對曰甲惡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  
無惡於甲者矣贊貧故衣惡也今王富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  
臣竊不取也意者爲其義即甲兵之事析人首刳人腹墮人城  
郭係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爲其貴邪苟慮害人亦慮  
害之苟慮危人人亦慮危之其貴人甚不安之二者爲大王無  
取焉荆王無以應而屈於田贊也

子西諷止游荆臺說苑

楚昭王欲遊荆臺司馬子綦進諫不聽王怒而繫之於是令尹  
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  
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  
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對曰臣聞

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刑罰  
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  
臣之軀罰臣之家以祿子綦王曰若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  
遊耳後世遊之無有極時奈何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  
山陵崩陔爲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遊於父之  
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遊荆臺

屈宜曰諷昭侯高門史記

韓昭侯旱而作高門屈宜曰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  
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  
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卹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  
時絀舉贏高門成而昭侯卒

尹鐸諷罷役說苑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也謂

春既雨民可在耕種也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夫

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

子胥論龍進諫說苑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吳太子挾彈為喻吳越

吳夫差十四年既殺子胥連年不熟民多怨恨吳王復

為闢溝於商魯之間北屬沂西屬濟欲與魯晉合攻於黃池之

上恐羣臣復諫乃令國中曰寡人伐齊有敢諫者死太子友知

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罹尤也乃以

諷諫激於王清旦懷丸持彈從後園而來衣袷履濡王恠而問之

曰子何為袷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遊後園聞秋螿之

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搖撓長吟悲鳴自以

為安不知螳螂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夫螳螂翕心而

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綠林徘徊枝陰蹶蹶微進欲啄螳螂

夫黃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贈蹬飛丸而集

其背今臣但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墯其旁闔忽墯中陷於深

井臣故袷體濡履幾為大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但

貪前利不覩後患太子曰天下之愚復有甚者魯承周公之末有

孔子之教守仁抱德無欲於鄰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惟有所獲夫齊徒舉而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夫吳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國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我吳國滅我吳宮天下之危莫過於斯也吳王不聽太子之諫

惠公諷魏緩葬戰國策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群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曰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發不義也子勿復言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

山之尾灤水齧其墓見棺之示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灤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曰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又因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切也哉

許綰諫魏王作至新序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錘入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一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

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六趾頃方八千里盡王之  
地不足以為臺趾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  
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為臺  
趾材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  
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烹宰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  
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文侯得箕季之情新序

魏文侯見箕季墻壞而不築問曰何不築對曰不時其墻枉而  
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日  
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  
曩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  
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馬其墻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

時也墻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  
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以糲餐者季  
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斂於百姓以省斂公以之養也

子方勸文侯審官

戰國策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  
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  
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孺子彈雀諫王止兵說苑

吳王欲伐荆令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  
懷操單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  
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  
其後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共與雀延頸欲啄螳

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得其前利而不顧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乃罷兵

叔向諫止殺 國語

晉平公射鵠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鵠于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鵠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耻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乃趣赦之

淳于髡諫伐魏 戰國策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遂首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遂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剗之苦而檀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

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邯鄲之民獻鳩 事文類聚

邯鄲之民以正月旦獻鳩於趙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不相補矣

吳起諷諫文侯恃險 戰國策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不亦信固哉王鍾侍坐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修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夏桀之國左

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盧畢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塗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人民非不眾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要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五口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魏嘉諷楚立將 戰國策

楚考烈王時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上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

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昔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墮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左師諷太后質齊 戰國策

趙太后新用太子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謂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輦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壯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辭左師

公曰老臣賤自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土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也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悲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也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一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比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不以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

不及今令有以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高以長安君編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莊子以三劍諷王事文類聚

秦孝文王喜劍劍士日夜相擊死傷者歲百餘人莊子往見曰臣三劍惟王所用有天子劍諸侯劍庶人劍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薄之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封人上書 前漢

漢宣帝時霍氏奢侈茂林徐生上疏言霍氏泰盛曰陛下即愛厚

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封人為保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亦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須曲突徙薪之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迺寤而請之今或復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凶口裂土出財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

迎賜福帛十匹後以為郎

下昆綱白筆以備泣事文類聚

魏文帝時當大朝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陞而坐帝問此何官何所主辛毘曰此謂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法如今者直備位但眊筆耳

桓伊歌詩規調 晉書

桓伊字叔夏仕晉為右將軍時謝安壻王國寶專利無檢安惡而抑制之孝武末年嗜酒色而會稽王道子昏營尤甚於是國寶進讒於主相之間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召伊讌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遷即吹為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乃勅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奴善相便串帝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但佐文武金驂



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襟乃越席而就之將其頌曰使君於此不九帝甚有愧

丁信言志進規晉書

後燕慕容盛字道運讌其群臣于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忌故信言及之

澄之誦詩進諷晉書

郭澄之字仲靜少有才思機敏兼人仕晉調補尚書郎出為南康相劉裕引為相國參軍從裕北伐既剋長安裕意更移西伐集議屬議之多不同次問澄之澄之不荅西向誦王粲詩曰南望長安涕泗迴首望長安裕便意定謂澄之曰當與卿共登霸陵

片耳因還

平子諷諫符堅晉書

符堅饗群臣于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平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為上第

孝嗣諫廣宮苑南史

徐孝嗣從武帝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為離宮應有邁靈丘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孝嗣荅曰饒黃山款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廣願陛下少更留神上乃止

穎胄諷帝不毀酒鎗南史

宋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

為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  
宜移在此器也

范雲假夢進諷 南史

范雲在宋明帝朝除正員郎時高武王侯竝懼大禍雲因帝召次  
曰昔太宰文宣王語臣言嘗夢在一高山上上有一深坑見文惠  
太子先墜次武帝次文宣王望見僕射在室坐御牀借王者羽儀  
不知此是何夢卿慎勿向人道明帝流涕曰文宣此惠亦難負  
於是處昭曹兄弟異於餘宗室

王紘正言止飲 北史

齊文宣帝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王紘曰亦有大苦帝曰  
何苦紘曰長夜荒飲不悟國破是謂大苦帝默然

王晞諫殿廷用刑 北史

齊孝昭帝斬人於殿前問王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辜實合死  
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  
帝改容曰自今當為王公改之

劉璠諷遣蕭修 北史

周文帝時南鄭尚拒守達奚武請屠之帝將許焉唯令全蕭修  
一家而已劉璠乃請之於朝帝怒而不許也璠泣而固請移時  
不退柳仲禮侍側曰此烈士也帝既納蕭修降又許其反國修  
至長安累月未之遣也璠因侍宴帝曰我於古誰比曰常以公  
命世英主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曾是齊桓晉文之不若帝曰我  
不得比湯武望與伊周為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對曰齊桓存三  
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帝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我  
百即命遣修

樂運進諫苑 北史

隋樂運常願處一諫官從容諷議而性訂直為人所排抵遂不被任用乃發憤錄夏殷以來諫爭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隋文帝覽而嘉焉

蘇威微諷 北史

楊玄感之反煬帝引蘇威於帳中懼見於色謂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為患邪威曰麻痺踈非聰明者必無慮但恐浸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已百姓思亂以此微欲諷帝帝竟不悟

蘇世長以逐鹿為喻 唐書

蘇世長隋大業末為都水少監督漕上江會煬帝被弒發喪慟聞行路更為王世充太子太保行臺右僕射與世充兄子弘烈及其將豆盧行褒戍襄陽唐高祖與之舊數遣使者諭降輒殺

之洛陽平始與弘烈歸帝誅褒而謂世長頓首謝曰古帝王受命以此逐鹿一人得禽萬夫斂手豈有獲鹿後忿同獵者問爭肉罪邪今陛下應天順民安可忘管仲雍齒事且武功舊人亂離以來死亡畧盡唯臣得見太平若殺之是絕其類帝笑釋之

世長論宮室進戒 唐書

蘇世長唐太宗貞觀初拜諫議大夫侍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煬帝作邪何雕麗底此帝曰卿好諫以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詭云煬帝邪對曰臣但見頡宮鹿臺非受命聖人所為者陛下武功舊第纔蔽風雨時以為足今天下欲隋之侈以歸有道陛下宜刈奢淫復朴素今乃即其宮加雕飾焉欲易其亂得乎帝咨重其言

魏徵因觀陵進諷 唐書

魏徵字玄成少有大志通貫書術唐太宗貞觀年間拜特進知門下省事文德皇后既薨太宗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孰視曰臣既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為毀層觀

顏達匡正太宗唐書

唐太宗問孔穎達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已雖能仍就不能之人以咨所未能已雖多仍就寡少之人更資其多內有道外若無中雖實容若虛非恃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以蒞衆若其據尊極之位銜聰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

楊弘武諷帝用后言唐書

揚弘武少脩謹唐高宗永徽中累為吏部郎中太子中舍人高宗東封泰山自荊州司馬擢司戎少常伯從帝還詔補授吏部五品官遷西臺侍郎帝嘗讓曰余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邪弘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屬不敢違以諷帝用武后言也帝笑不罪

王方慶諷武后唐書

王方慶唐武后時為相時子為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以比倉唐悟文候事

景伯因作詞箴規唐書

李景伯唐中宗景龍中為諫議大夫帝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各命為回波詞或以諂言媚上或要巧謬寵至景伯獨為箴規

語以諷帝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

姚崇獵諫唐書

姚崇字元之睿宗立拜中書令先天二年玄宗講武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詣行在時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獵渭濱即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為樂張憬臧謂臣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為獵師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帝歡甚

張說以羊申諫唐書

張說始為相時玄宗欲事吐蕃說密請講和以休息鄯塞帝曰朕待王君奭計之說出告源乾曜曰君奭好兵以求利彼入吾言不用矣後君奭破吐蕃於青海西說策其且敗因上雋州闔

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鬪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今

無殘量力取歡焉帝識其意納之賜綵十疋後瓜州失守君奭死

張九齡上金鑑錄唐書

玄宗千秋節王公並獻寶鑑張九齡上事鑒千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

呂向獻賦規諷唐書

呂向字子回唐玄宗開元十年召向入翰林兼集賢院校理侍太子友諸王為文章時帝歲遣使采擇天下姝好內之後宮號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帝善之擢左拾遺天子數校獵渭川向又獻詩規諷進左補闕帝自為文勒石西嶽詔向為鐫勒使

德秀歌于為于唐書

唐玄宗在東都圃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環論光麗元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為于于為于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謂宰相曰河內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

李泌剪桐為喻

唐書

李泌字長源唐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群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

公權筆諫

唐書

柳公權字誠懸公綽弟也年十二工辭賦唐憲宗元和初擢進士第李聽鎮夏州表為掌書記因入奏穆宗曰朕嘗於佛廟見

卿筆蹟思之久矣即拜右中書舍人遺侍書學士再遷司封員外郎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乃可法矣時帝荒縱故公權及之帝改容悟其以筆諫也

蔣乂因更名進諷

唐書

蔣乂字德源初名武唐憲宗時因進見請曰陛下今日偃武修文群臣當順承上意請改名乂帝悅時討王承宗兵方罷乂恐天子銳於武亦因以諷它日帝見侍御史唐武曰命名固多何必曰武乂既改之矣更曰慶群臣乃知帝且厭兵

崔群論玄宗治亂為諷

唐書

崔群字敦詩唐憲宗元和十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皇甫鏘言利幸於帝陰藉左右求宰相崔群數言其佞邪不可用既入對及開元天寶事群因推言其極曰安危在

出令存亡繫所任昔玄宗少歷屯險更民間疾苦故初得姚崇  
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頲李元紘孜孜守正則開元為治其  
後安于逸樂遠正士昵小人故宇文融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  
忠怙寵朋邪則天寶為亂願陛下以開元為法以天寶為戒社  
稷之福也又言世謂祿山反為治亂分時臣謂罷張九齡相林  
甫則治亂固已分矣左右為感動群以是諷帝故縛銜之帝卒  
自相縛

公綽獻箴諷諫 唐書

柳公綽字寬唐憲宗時為吏部郎中時憲宗喜武功且數出游畋  
公綽奏太醫箴以諷天子高其才遣使謂曰卿言氣行無間隙  
不在大愛朕深者當置之坐隅

裴度止帝行幸 唐書

裴度字中立唐穆宗長慶年間以度領司徒先是唐憲宗將幸  
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帝恚曰朕意決矣雖從官宮人自挾糗無  
擾百姓趣有司檢料行宮中外莫敢言裴度從容奏國家建別  
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地弗治假歲  
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群臣諫朕不  
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邪因止行

韋處厚託謝罪進諷 唐書

韋處厚字德載唐敬宗寶曆年進翰林承旨學士兵部侍郎方  
天子荒暗月視朝才三四處厚入見即自陳有罪願前死以謝帝  
曰何哉對曰臣昔為諫官不能死爭使先帝因畋與色而至不  
壽於法應誅然所以不死者陛下在春宮十有五矣今皇子方  
襁褓臣不敢避死亡之誅帝大感悟賜錦綵以慰其意

德裕獻箴諷帝 唐書

敬宗昏荒數游幸狎比群小聽朝簡忽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  
丹宸六箴表言心乎愛矣選不謂矣此古之賢人篤於事君者  
也夫迹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臣竊惟念按自先聖  
徧荷寵私不能竭忠是負靈鑒臣在先朝嘗獻大明賦以諷頗  
蒙嘉採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也其一曰宵衣諷視朝希晚也  
其二曰正服諷服御非法也其三曰罷獻諷歛求怪珍也四曰納誨諷  
悔棄忠言也五曰辨邪諷任群小也六曰防微諷偽游輕出也  
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敕韋處厚諄諄作詔厚謝  
其意

李珣以身喻國 唐書

李珣字待價唐文宗開成間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嘗自謂臨  
天下十四年雖未至治然視今日承平亦希矣珣曰為國者  
治身及身康寧調適以自助如恃安而勿則疾王天下當無事思  
所闕禍亂可至哉

韓家奴托栗諷帝 遼史

蕭韓家奴少好學弱冠入南山讀書博覽經史通遼漢文字統和  
十四年始仕為右通進典南京栗園重熙初同知三司使事四  
年遷天成軍節度使徙彰德官使興宗與語才之命為詩友嘗  
從容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韓家奴對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  
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為盡美不知  
其他蓋嘗掌栗園故託栗以諷諫帝大笑

移刺溫嘗饌進諷 金史

金移刺溫除同知宣徽院事金世宗御饌不適口召溫嘗之奏



日味非不美也蓋南北邊事未息聖慮有所在耳上意遂釋

張錫規諷仁宗 宋史

仁宗詔翰林侍讀學士張錫講書禁中敷暢經旨議論該洽上嗟賞之錫鬢髮皓然上曰卿老矣記問不衰乃以飛白書博學字賜之因訪以治道錫曰節慾者治身之本也謹刑賞者治國之本也時貴妃彼幸故以此諷之上改容曰卿言甚嘉朕恨用卿晚矣

范雍諫葺昭應宮 宋史

范雍字伯純宋仁宗時遷給事中王清昭應宮灾章獻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樂盡惟一二小殿存爾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畏天戒也

時王曾亦止之遂詔勿葺

趙師民講詩喻政 宋史

趙師民字周翰九歲能屬文舉進士宋仁宗遂御迎陽門召近臣觀圖畫復命講讀經史師民見朝廷厭兵屈意以招趙元昊內不能平乃上言請任方面以圖報效遷天章閣侍講同知貢舉進待制同判宗正寺嘗講詩如彼泉流曰水之初出喻王政之發順行則通通故清繁逆亂則壅壅故濁敗賢人用則王政通而世清平邪人進則王澤壅而世濁敗幽王失道用邪紂正不勝邪雖有善人不能為治亦將相牽而淪于汙濁也帝曰水何以喻政對曰水者順行而潤下利萬物故以喻政此于此興義最大

巖叟諷諫哲宗 宋史

王巖叟字彥霖神宗時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調涇州推官累遷起居舍人時司馬康講洪範至又用三德哲宗曰止此三德為更有德蓋哲宗自臨御淵默不言巖叟喜聞之因欲風諫退而上疏曰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也臣請別而言之夫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判忠邪於多士之間不以順己而忘其惡不以逆己而遺其善私求不徇於所愛公議不遷於所憎竭誠盡節者任之當勿貳罔上盜寵者棄之當勿疑惜紀綱謹法度重典刑戒姑息此人主之正直也遠聲色之好絕盤遊之樂勇於救天下之弊果於斷天下之疑邪說不能移非道不能說此人主之剛德也居萬乘之尊而不驕享四海之富而不溢聰明有餘而處之若不足俊傑並用而求之如不及虛心以訪道屈己以從諫懼若臨淵怯若履薄此人

主之柔德也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耳

楚材諫酣飲 元史

耶律楚材元太宗時為中書令時太宗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耶律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趙彘能腐物鐵尚如此况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豈有如吾圖撒合里者耶賞以金帛勅近臣曰非酒一鍾而止

希憲喻醫進諷 元史

廉希憲字美甫元世祖至元十一年為上京行省平章正事後以疾久不愈世祖詔徵揚州名醫王仲列視之既至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希憲曰卿得良醫疾何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使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諷諫也

不忽木論星變 元史

不忽木元世祖時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至元三十年有星孛于帝座帝憂之夜召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奏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為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然惟起敬起孝故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脩省詩曰敬天之怒又曰遇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頽歲有之善用此道迨天亦悔禍海內以安此前代之龜鑑也臣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詳諭以陳夜至四鼓明日進膳帝以盤珍賜之

蕭輿獻酒誥 元史

蕭輿字惟斗元成宗大德十一年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

張禎說擴闢用事有成 元史

張禎字約中元順帝時為山南道廉訪司僉事劾中書叅政也先不花等弄權誤國之罪不報遂辭去居河中安邑山谷間後因李羅帖木兒犯關皇太子出居奠寧擴廓帖木兒將輔皇太子入討李羅帖木兒太子乃遣使且訪時事禎復書曰今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為丘墟關陝之區所存無幾江左曰思存食上國相漢荆楚川蜀滫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闔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藺之於趙冠賈之於漢手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下閭下將何以處之乎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

能進不能退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為閭下憂乎  
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為師僕之惓惓為言者獻忠之道也然  
為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  
似者陳其一 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  
臣成兌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  
中怵於邪詆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有智辯百出不能為  
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驟其得志  
肆其寵樂以忘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  
遂其欲民默其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以乎閭下覽觀焉諒出  
於萬全則善口矣詢之與議急測其變不則徐則其變必起通其  
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

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 烈計之哉 據廊帖木兒深納其說  
用事克有成

## 屍諫

遺言停屍以諫其君者

史鮒遺孺 新序

史鮒事衛靈公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而數以  
諫靈公不聽史鮒將死謂其子曰我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  
蘧伯玉而退彌子瑕生既不能正君死不能當禮置尸北堂於  
我足矣靈公往弔而問故其子以父言對靈公蹴然易容曰夫  
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  
是進蘧伯玉為卿退彌子瑕

# 無禮諫

諫君之失而無禮法者

師經以琴撞君 說苑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儻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曰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以為寡人符不補旒以為寡人戒

師經以琴撞君  
 說苑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儻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曰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以為寡人符不補旒以為寡人戒

111X  
4  
30